

不曰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因為太尉與大將軍參錄尚書事

東西二錄

晉宗室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勢傾天下道子世子元顯又加錄尚書事道子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

典職六年

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牟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典區十年

孔光領尚書事凡此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旨苟合

志誅曹節

竇后臨朝以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志誅常侍曹節等以其諂事太后多行貪虐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及事泄曹節矯詔誅武等蕃遂見害

恥為魏臣

魏核彪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催郭汜之亂彪盡節為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見漢符命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疾不復行積十餘年魏文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危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

劍履一殿

汝南文成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讚拜不名

晉泰和元年詔會稽王朕承洪緒乃聞善誘慎徽五教儀形且瞻其以日立為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

暴風拔木

北海王祥初遷大將軍錄尚書事祥已拜命其夜有暴風震電拔木倒立

識者知其不終後魏書

天火示災

東晉元興元年舍下火是時指言用事出鎮姑熟名雖在外實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徽祥記

古今文集

雜著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林希

天臺肇建且崇侯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陛廉之寄非常之舉視古無偏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日新盛德剷除衆弊裁制萬微考先王之董治官立尚書以為政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勅作規模別攸司於著位蓋慮之積年而成於茲日聞諸前世而儉於方今忽紆清蹕之傳采聳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而黃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瞻威顏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敕以在公退而交徽分曹帥屬燦然周典之文均章拜恩陋彼漢即之嘆矧復宗藩旅進禁從相趨凡獲侍於宸遊皆預

窮於聖作歡聲載溢慶榮遇於一時信史備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顧懷備位之慙第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寵臨

尚書令

秦置令丞屬少府**漢**因之武昭之後其任稍重宣帝時任中尚書官元帝時弘恭石頤相繼為中書令元帝被疾不親政事遂委任焉及蕭望之頗尚書事知顯專權建言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請罷中尚書中書與尚書奏事故連言之及光武親總吏職權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自**魏**至**晉****宋****齊**秩皆千石品並第三**梁**加秩中二千石班第十六**陳**加品至第一**後魏****北齊**及**隋**品皆第一**唐**因之太宗初為秦王署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為遂廢其官其國政樞密皆委中書至代宗以親賢有大勳遂特拜尚書令**宋**梁開平三年詔升尚書令為正一品**宋**朝因之**大元**尚書令一人正一品

詳書要語摠百官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晉書國家司摠

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群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而受謝石疏百揆之首

揆參機衡出納朝政治績之所由也晉起居注寵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

外平風雨不迷補我衮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

良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如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堯

尚書議平原帶地資緒極天王或謝開封尚書令表揚職萬機揆任百揆

摧衡庶物準的群僚可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北齊邢子才謝

表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揆統之隋百官志天府文昌萬方之教

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尊三獨事揆百揆江總議表昔之冢司今日端撰

同上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晉紳所屬儀刑攸在同上八座比於文昌二丞

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且譏劉自知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

舌李固疏八座之學百揆之首白帖

古今事蹟 端撰官 漢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揣

撰之官

三獨坐

後漢尚書令主贊奏事揆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

能識亡書

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前漢張安世以父任為即天子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

明習故事

世識之後購求得書以相授無所遺失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漢侯霸字君房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昌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

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養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

直言無撓

○漢黃瓊字世英遷尚書令明習故事號為富贍 漢申屠剛為尚書令譽譽為直言無所屈撓

駁譏合意

駁譏合意

後漢宋約為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本傳

臺閣舊習

漢黃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惜其幹用臺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月奏議所建畫未見流布

官闕故事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官闕為故事

言旨切直

任昉為尚書令戎典樞機竭忠於國數條便宜譏刺時政以補闕失言旨切直

清儉履道

晉太熙元年詔曰夫揔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自漢以來每選此官常慎其人議即王戎清儉履道庸勲著十已試其以戎為尚書令

頭輶輿輪

後漢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請不見聽遂以頭輶乘輿輪遂止

諫回帝車

陳矯為尚書令明帝幸至尚書門矯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尔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不称職則請就黜帝憚回車

不接賓客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不阿豪勢

楊惟拜尚書令平心正直選舉高妙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皆慎選卒

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九先試經然後卒孝廉故雄為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卒

每擢英俊

衛良拜尚書令每當選卒按擢天下英俊及二千石長吏功次者用之

剪邪截曲

劉祐拜尚書令正身機密剪邪截曲不撓狂臣

旌賢退惡

羊陟拜尚書令明審選卒旌賢退惡

治身無嫌

唐約字仲謙拜尚書令自典樞機數有直言美策以補察匡正每作表疏皆手自書之處官任取不言貨利之事當公法不阿所私京師號曰治身無嫌唐仲謙

厥德仁明

郭賀字喬卿為尚書令下生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號為清能

呂文字季陽代董允為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為政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外用俗吏故声名損於郡縣時為世名公

晉裴秀為尚書令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二令君美

荀彧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闕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氏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三日猶香

荀彧為尚書令持節擇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意撓公劉季和嘗曰荀令召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焚毀故案

魏荀彧為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案奇策密謀不得盡聞非正道不用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

停滯庶事

蜀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時戰國多事衆務煩猥禕識寤過人每

省讀書記舉目整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哺聽事其間接納賓客嬉戲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間事多停滯允乃嘆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飛白題壁

宋王僧虔為尚書令為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遺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高蟬趨帳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專預機密後以罪免職復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上喧譁如昔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田豐貂以步天馬聳高蟬而趨武帳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王之恩今人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

賜劍書名

到壽為尚書令壽為僕射章帝賜諸尚書劍惟壽等三人手自著姓名尚書令韓稜楚龍淵僕射到壽

乘車就席

齊謝朓徵為司徒尚書令朓躄脚疾不堪謁仍角巾自輿詣雲龍門既見乘小車就席

儀林三立

山涛啓事尚書令李胤迂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躄儀王立可以整肅朝廷

尖頭筆公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馬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慮

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太武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何為復讓

晉士述每得官無所辭為尚書令子坦之勸讓述曰汝言我不堪邪但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

復表不受

唐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讓以太宗昔君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詔不允勅令宰相百官於尚書省送上子儀復表讓不受

加亟許意

桓溫素忌殷浩因其北征軍敗乃上疏請擯浩於荒裔竟坐廢為庶人後溫復欲以浩為尚書令遣浩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遺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書名見嘲

何敬容為尚書令貪倭為時所嗤鄙其書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則大為文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為漏禁中語故朝請日至當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柳吉遠近客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呂蒙正尚書僕射制

邦國政治盡出於口樞朝廷紀綱盡歸於會府矧乃端揆之任聿居師長之崇苟非台鉉之賢曷慰搢紳之望具官呂蒙正挺生英氣符合昌期既光夢卜之求遂荷盭梅之寄諛明匪懈亮直不渝爰自天官再持政柄洎和鼎突時維老成朕欽若不圖建用皇極雖彌綸大躰固未協於康哉而勵翼小心亦備觀於勤止頗鬱隆年之望宜均勞逸之功長是中臺式茲百辟

○行尚書省

見後行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五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都省部

○中書省

漢初改秘書省為中書省武帝以秘書省中書省

中書省管司王言及

司進御之音樂并司伶官又領舍人省掌署勅行下宣旨勞問禮內史

省監令各一人煬帝大業十二年改內史省為中書省武德三年改

內書省曰中書省龍朔元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開

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薇省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

謂門下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

奉命令除授省臺寺監長貳山閣帶職提舉官已上臺諫章奏臣僚陳

請興革廢置及內外取旨之事又有尚書省門下省謂之三省大元初



有尚書省續以中書省為郡省有中書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重事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簽書省事斷事官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管勾承發司照磨經歷知事管勾在外又置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四年復改為尚書省

古今事蹟

有瑞柳樹

呂涓授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樹涓試進士取瑞柳為題上聞而嘉之

謂鳳凰池

中書省地在樞近多承詔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通典

為東西臺

治平二年祖無擇言門下中書與尚書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今乃左省在右右省在東不可乞將中書省與門下省對移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

曰左右曹

漢應劭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

古今事蹟

古詩

贈徐幹詩

劉楨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入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直中書省詩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明情已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中書即詩

卞伯玉

大方信包含優渥遂不已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行省

歷代公傳 自魏晉有之謂之行臺魏末晉文帝時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後魏亦置行臺孝武永熙三年罷諸行臺尋詔復以渤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後齊亦皆隨權制而置負焉置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都事侍郎等負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謂之行臺尚書省置武德初以諸道軍務事繁分置行臺尚書省貞觀以後廢後諸道只各置採訪等使兼判尚書事蓋行臺之遺制也無行臺省大元外道置行省有左右丞參政僉行省斷事官同僉省咨議郎中負外郎都事照應管勾

詳書要記 正維將士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 顏氏家訓 張道揚為晉州行臺左丞

古今事考

理邊民冤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

勅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番卿為行臺欲理邊民冤枉監理牧宰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

有王佐才

北齊蘇綽為周文帝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臺中咸稱其能僕射周慧達稱其有王佐才時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至漢故蒼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乃召問綽應對如流文帝嘉之乃令綽並馬至池及夜還番綽問以政道卧而聽之文帝乃起整衣冠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辦槽解圍

獨孤求業後主時為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求業出兵禦之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求業曰客行忽速是故不出乃連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將軍至

乃解圍去

備艇全橋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鑠鑠頭施鉤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鈎鈎之分鑠向岸船不得及橋之獲全亮之力也

專制河南

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已之半體

拜鎮東都

屈突通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時從討王世充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

○中書省令

歷代沿革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掌書王命蓋其任也漢有中書謁者令

丞屬少府自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即其任也宣帝任中尚書官皆宦者為令僕射元帝亦以宦者為中書令謂中人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皆決之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中書官者更以士人為之後漢省謁者非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也尚書奏事此又中書之任也魏黃初初置中書令為秘書改令為監典尚書奏事又置監典令各一人秩並千石而中書典尚書奏事若密詔下州郡及邊將則不由尚書權自此重矣晉監令並第三品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舊尚書并掌詔奏故有中書官而詔悉由中書也東晉更重其職多以諸公領之中興之後以中書之任併入散騎省後復置之宋齊亦置監令梁中書監令並增秩至二十石陳因之以中書分為二十一局各掌尚書諸曹總國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後魏置監令各一人監為正一品令為正二品北齊依魏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蓋比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為上大夫隋文帝廢三公府僚

令中書令與待中知政事逐為宰相之職煬帝十二年改為內書省
武德初為內史省龍朔二年改令為右相光宅二年改內史開元初改
紫薇令宋中書令正一品以檢校官兼中書令謂之使相國初未定官
制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有之太祖太宗時加中書令者惟
趙普一人天元中書省有中書令為宰相之職掌丞天子平章萬機
群書要語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
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度大政者也唐六典壁門天達鳳沼神深
絲綸王言出納帝命宋謝莊讓中書令表職掌詔命王獻之中書令啓

古今事實

銅印軺車

晉制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冠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

鳳閣鸞臺

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誥勅而其制蓋須申中書門下省故劉樹之
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勅

尊寵任職

前漢司馬遷既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賢明選士

蕭望之以中書政事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遂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因舊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而後更置士人

朝端稱宜

太寧初蕭祖詔溫嶠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
且居深密今欲卿以為中書令朝端咸稱以為宜

貴倖傾朝

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年腐刑為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以
恭為令君防為僕射恭死君防為令貴倖傾朝

中書並掌

魏黃初中改秘書為中書以劉放為監孫資為令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

王三世

中書專任

蔣濟字子通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新者身弊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政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人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中書五郎

晉諸公讚陳准為中書令張華為監與華俱處機密而推崇之每至直詔書無小大先示華了方措意華得詔書不復示准者省中號准為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中書令公

尚允為中書令魏文帝重之不名呼為令公

同車異車

晉記初中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為令荀勗為監嶠意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

大令小令

晉陽秋中書王獻之卒以王珉為中書令世稱大王令小王令珉父洽求和中為中書令至此珉復紹父人以為奕世令聞

可謂清官

晉王延之代張縉為中書令何偃嘆曰晉以子者李琰為此職今以延之代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曰真忠臣

高允為中書令高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而諫之使人知惡而家內隱處也豈有以父親恐惡而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也

將授清顯

晉王洽為中書令年二十九將授之從兄胡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

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為弟旻義讓之路焉若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起登公輔亦非吾所豫况降此還者耶治遂不拜

宜處機近

王珉傳詔曰新除侍中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

親幸草屋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家寵待而妻子不粒高宗是日幸允第草屋數間布被緇袍高宗歎息又之曰古人之清豈有如此即賜帛五百疋北史

召付紙筆

徐光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頰丘掠光令抹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石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作頌賜遷中書令後趙錄

啓乞授子

晉諸公贊華廩為中書監時多事不泄啓世祖乞授子蒼啓詔先時荀勗為中書監病夙復使息暢書啓事皆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表乞除監

王導表曰臣表乞得中書監持節專一所司端誠保傳惟力是視有詔曰昔荀公曾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賀我耶願足下處之勿疑

宰相參領

王猷之為中書令啓瑯琊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主言彌徽德音四塞者也

內樞兼管

宋泰始起居注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寶資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

平和有文

吳志胡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言語辨捷

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辨捷見知擢為侍中書令

風儀秀逸

後魏任城王澄為中書令蕭順使庾華來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尋曰往魏任城以武者今以文見美也

進止詳華

唐溫彥博遷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辨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厥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臚博詰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所臣遺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

若失一臂

薛叔子元超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閣中事卿悉專之

為第一功

房玄齡太宗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第一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

執政事筆

裴炎輔太子是為中書令中書令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介奸黨間

蕭至忠為中書令時宗楚客懷奸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溺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翁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怜我

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時父挹以吏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為人請託以干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申欸密

妻子不粒 見前親幸草屋注

二負相逼

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在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貞以賊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負何相逼如此

四俊見稱

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稱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倡封禪議

張說進中書舍人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旨

撰封禪頌

東封還為尚書右丞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太山以夸成功初

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因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五品從兵惟加勳而不賜衆然其專

屏風隔坐

紀騰景皇時為中書令騰父亮為尚書令每朝會語以屏風隔坐

殿前再拜

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令付都虞候治之

創綠野堂

裴度從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聞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坐鑿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而還東都貞拜中書令

進金鑑錄

張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官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鑑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衣錦晝遊

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勅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布衣位相

岑文本始為中書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爾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又資賜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

力諫遜位

郝處俊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

而守之不宜持國以與人

自後缺位

玄宗時宰相蕭嵩加中書令自張說為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嵩得之常帶河東節度使

掌文誥職

張九齡一代詞宗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陟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

有刀筆才

吳薛瑩條例吳事曰胡中意性調美心識解暢有刀筆才閉於時事為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能苟求容媚

奪我鳳池

荀勗自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

指謂雞樹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

亦能幾指謂放資也

命停嚴鼓

太宗車駕征遼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撫之流涕其夕帝聞嚴鼓三聲曰文本殆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索焚表章

馬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章帙手自焚之慨然曰以官案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

身為安危

郭子儀為中書令二十四考以身為天下安危言行錄

請言優劣

唐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議事請舍人同簽狀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未盡臣以為執見不同者望請別作連木狀同奏若狀語交牙恐煩聖思臣既見官長望於兩狀後畧言二理優劣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勅曰可

開國舊勳

宋趙普端拱初三入相稱疾上表致仕以普為西京留守河南尹加中書令懇辭再四太宗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性鄉一人而已不同他等母即固避

台樞令德

王旦罷相薨翰林李士承旨李淮等奏議曰太尉王旦踐歷台樞將二十載紀律用張方夏成服謁然令德洽于民瞻贈太尉中書令

雜著

韓通贈中書令制

劉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具官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壞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撫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五

事文類聚

新集

卷之五

五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都省部

○左右丞相

岳

歷代公卿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堯以舜宅百揆舜卒八元八愷為十六相成陽始置二相伊尹居右仲虺居左周宗得傳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周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秦悼武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昭襄始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即位周勃為右丞相位第一陳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勃免平專為丞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丞相分官屬為兩府虛其右以待四方之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後置大丞相第一品又



有相國晉罷丞相復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後或有相國或丞相省置無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宋孝武以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齊以丞相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之位丞相上並為贈官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闕不置其直為宰相者不居此官後周置大冢宰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及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隋有內史納言是為宰相亦有九官參與焉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朝政此丞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嘗以他官居宰相而假以他官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右是也武后龍朔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僕射為文昌後復改易宋公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

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大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績將拜相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七年十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大元置左右丞相位在尚書令之下平章政事之上

百揆百揆特叙同上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同上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益稷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臯陶拜手稽首乃登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同上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長發

夢帝齋亭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岩之野
推尚爰立作相置諸左右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說命肅七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丞民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並同上
理百官而察萬民平邦國而和天下楊盈川集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為研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進李解宰相所以
代天者也輔替弥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欤唐房
杜贊當左輔右弼之寄總代天典物之名典領百僚陶融景化唐代宗大
曆二年詔九功不叙咨尔緝熙五品不特咨爾寅亮必廣大其志無斲察
為公常其道以秉彝裕其躰以臨下唐李絳制位愈高而士愈戴祿愈厚
而人愈懷唐元稹加階制從容鼎位光替天猷元冕赤鳥在帝左右又云
推忠導善達四方之志弘往納來成天下之務杜佑碑武明七德文洽九
歌棟才斯全鼎味以適呂蒙正集宰相者上熙陛下覆壽之恩下遂群生
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韓文啓黃扉而燮玉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孔稚圭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天方齋予人具瞻爾張弘靖制

絳灌歸衡宰後漢酈炎詩皇佐揚天惠四時無交與曹子建一氣轉

洪鈞杜大厦須異才廊廟非庸器文榮公鼎軸老亨幹力健偃韓文公貴

相山瞻峻清文玉絕暇同上嬰契光盧夏伊呂翼商周南史王儉少有宰

輔志材館經春瑞氣浮當時曾約相車遊白樂天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

裳杜牧早歲天教作霖雨明時帝用補龍山王建上張相公終當持一筆

再入福蒼生劉夢得送令狐相公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魏野上寇萊

公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王仁格上傳相國王鼎升黃閣金

章謁紫宸任希古今朝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歐詩但令端委坐

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坡詩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韓魏公

詩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杜子美詩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相黃閣三

十年清風一萬古唐皮日休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

漢臣須杜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俊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

濁調和鼎鼎新杜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

武皇恩厚宴龍津 李德裕詩

古今事實

黃閣朱門

鄭玄云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也 **又**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

金印紫綬

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幡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 **又**丞相相國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 **又**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印而尊無敵秩加二千石之上 賈誼新書

柱石之臣

丞相王商國家之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詘節 前元后傳 **又**宰相國家柱石不可不強 吳陸凱傳

棟梁之用

隋大業中高孝基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又**宰相之門豫

章枯栢雖小已有棟梁之器 南史陸凱傳

有宰相器

何武初為郡吏時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 前本 **又**寇恂明經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及從吏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謂其有宰相器 **又**孟康薦崔琳曰切見司徒崔琳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分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材 後崔琳傳

有宰相體

後朱浮論吳起與田文論功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五龍夾日

狄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虜淵洗先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 本傳

一柱承天

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爾以我平日寶玩盡列于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絕得即模刻以示外此人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享壽之功深後說悔來索則碑已模刻矣說嘆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後諱不行唐紀

論功第一

漢高祖五年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及論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鎗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曰曹參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參等百戰何缺於漢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

人物第一

唐李揆同平章事帝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乎本傳

一代家臣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碌々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位冠群公為一代家臣蕭曹本贊

一代偉人

姚狄蘇宋皆一代偉人或三入相再入相未有不久於其事能成令名焉柳氏家李文

漢室伊周

周勃登輔佐正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室伊周前周勃傳

江左夷吾

晉祖彝傳王導為丞相彝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顛曰向見江左管夷吾無復憂矣

蕭曹丙魏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丙吉贊

房杜姚宋

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持正守法二人志操不同然叶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姚宋贊

蕭曹畫一

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上代何為相事無所變更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本傳

丙魏相濟

漢魏相為相丙吉代之相嚴毅吉能濟以寬同心為政上皆重之

謝安風流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南史

嘉貞風操

初天兵使張嘉貞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及宋璟罷帝欲累用嘉貞而忘其名詔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因闕表疏遂得其名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本傳

不對錢穀

周勃為右丞相上問勃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不知上問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君主何事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服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王陵傳

不問闕傷

丙吉出逢群闖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使騎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前後失問吉曰民闕傷京兆尹職當禁捕宰相不親小事非當於道路問也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為知大體魏相傳

遜直濟文

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以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房杜贊

應變守文

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姚崇贊

同管朝政

如晦與玄齡同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歸望房杜不閱訟牒

太宗謂房玄齡曰公為僕射當廣朕耳目助訪賢才比閱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閱僕射房玄齡傳

與仆植儻

太宗用玄齡如晦於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儻使號令典刑燦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房杜贊

獻可替否

唐蘇頌與宋璟同當國相得歡甚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遇之通鑑不負天子

陸贄為相所言皆拂帝短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唐本傳

總領衆職

前魏相字弼翁宣帝即位遂為丞相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本傳

開誠布公

蜀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丞相其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評曰亮之為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材諸葛亮傳

同心濟謀

唐杜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
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二人深相知故同心濟謀以佐佑帝故當世語
良相必曰房杜本傳

憂邊思職

前丙吉代魏相為丞相吉馭吏出見驛騎馳赤白囊馭吏隨至公車知虜
入雲中吏歸白狀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科瑣條其人詔問虜所入郡邑吉
具對見謂憂邊思職本傳

薦賢助國

李吉甫執政謂裴均曰比日人物吾憐不及知君精鑒謂我言之均即崖
路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稱得人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

開閣延賢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
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共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
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介之善一

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

起家薦人

田蚡以肺腑為相起家薦人或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本傳

為真宰相

隋高穎有文武之大畧明達政務朝野推服議者以為真宰相本傳
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文中子又王商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
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
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為救時相

唐姚崇在告政事委積元宗謂盧懷謹曰朕以天下事委崇以卿坐鎮雅
俗耳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顧謂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未對崇曰何如
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終其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祇可
謂救時相崇曰救時相豈易得哉

以春秋相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宰相前食貨志

以明經相

韋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
贏不如教子一經本傳

布衣登相

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
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通典

宗室進相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
皆以材稱職號為賢宰相唐贊

一日台司

唐王徽為相只一日中書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度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
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南部新書

一歲至相

唐李訓起流人一歲而至宰相

二朞至相

張鎬起布衣二朞而至宰相

十年至相

李絳十年之間位至宰相

八十為相

張柬之為相年且八十矣

二十三年

房玄齡以盛德居相位二十三年

二十四考

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

為兩朝相

隋高穎事文煬兩朝有文武大略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論者以真宰
相

再升三入

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元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職源宋璟謝表云再升台座三入冢司

十拜四登

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師壇除平章事制

父子至相

前漢平雷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又唐戴胄子至德父子繼為相

兄弟並相

卞粹以清辯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入如父年

唐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外入相一如父之年

八葉皆相

唐蕭瑀傳自瑀逮遇凡八葉皆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繼踵皆相

後楊震論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在先公道而後之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先世韋平方之茂矣贊曰楊氏載德乃世柱國

九十八族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輩行不名

陸贄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

尊任不名

李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詔賜堂封

唐源乾曜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帝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

始並同上

詔給堂食

唐開平詔丞相尊位而堂樹未給無食錢其令日食萬錢之半續通典

賜白羽扇

張九齡在位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未自况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本傳

賜熟金銘

鍾繇魏國初建拜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金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帥楷茲度矩三國志本傳

賜筭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筭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筭以表卿直也開元遺事

賜酒賞言

李吉甫盛贊天子德憲宗欣然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醕酒唐李絳傳

拜相沙堤

唐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

朝會火城

每元日冬至大朝會首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以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李肇國史補

金甌覆名

唐玄宗命相皆先御書其名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卮酒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通鑑

紗籠護身

唐卜者胡蘆生筮卜甚驗李藩嘗問生生日貴人也在紗籠中李問所由終不復言後有新羅生言宰相宜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也

唐紀
以銀為信

鄴侯傳代宗欲相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常以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設榻以待

唐制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李峴去即敕吏撤去

唐志

去卿失左右手

房玄齡為相十五年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帝遣吏謂曰遜誠美德也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卿如亡左右手

本傳

去卿如斷一臂

高宗幸洛陽詔薛振與太子居守上曰朕之留卿若去一日若斷一臂

西重事采以委卿

本傳

槐枝應相

相國李石河中末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槐音入相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木

見四語錄

焚香擇相

唐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均志宮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筭挾之有得文紀欣然相之

五代史

經函龍骨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為裴氏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相輔云

廣異記

宰相金榜

崔昭暴死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纖榜曉之唐書

夢神授筆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避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太平廣記

夢錦半臂

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帝志

夢金字牌

唐杜相鵬舉父夢有所之見一大牌云是宰相牌也已作者金填其字未

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其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嘉話錄

一言寤主

漢田千秋無他材能術業特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

十事要君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姚崇傳贊

懷真伴食

盧懷慎開元中遷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機密懷慎有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味道摸稜

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年不能有所發明依違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决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摸稜

立本丹青

唐閻立本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相器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語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妄男千秋

武帝征和三年以車千秋為丞相千秋無材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後漢使至匈奴單于怪而問之曰聞漢初拜丞相以何用得之使者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本傳

歇後鄭五

鄭繁每以詩誦詆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繁本善詩其語多俳故使洛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繁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倜然無復故態

指鹿為馬

李斯既死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群臣皆畏趙高遂有均夷之禍

牽犬逐兔

秦用李斯之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秦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即位聽趙高之譖使高按斯下獄撈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自負於國有功實無反心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弗奏於是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子曰吾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兔可得乎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味道春雪

唐武后時三月大雨雪蘇味道以為瑞率群臣入賀王求禮曰宰相調燮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雷耶

景佺秋花

唐武后嘗季秋以梨花示宰相以為祥象賀杜景佺曰陰陽不相奪淪瀆即為灾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花瀆陰陽也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武后曰此真宰相也

嘆稱亡鏡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傾逝一鏡亡矣

命停嚴鼓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為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七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大都省部

○左右丞相

文正大雅

宋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集 范文正

萊公大忠

寇萊公當國直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却夷狄修宗廟天下謂之大忠 同上

呂端持重

呂端為相持重識大體每奏對同列多以諸公罕所建明一曰內出手札

戒曰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言行錄

蒙正無隱

呂蒙正為相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長編

善處大事

大中祥符九年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同上

能斷大事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切見文彥博沈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功效顯著此天下所以共知也

文武大政

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其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危疑大節

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

用論語相

趙韓王普傳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總歸朝則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終日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是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長編

用讀書人

太祖云作宰相須用儒者又云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勸趙普讀書普晚年手不釋卷會要

作釣魚詩

呂正惠公參知政事多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為相會曲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

日罷家正而相端言行錄

不殖貨產

上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貨產直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

不傲寵澤

呂文穆公象正為相國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傲寵澤

不受苞苴

慶曆中杜衍為相苞苴皆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事畧

不為驕侈

王旦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奉進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言行錄

封還內降

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救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長

奏格內降

趙忠簡公鼎遷左僕射平章事公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之所當召用者密條置座右一一奏稟行之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言行錄

補奏復進

韓王趙普嘗欲用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徐拾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其後果稱其職長編

事不密啓

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諛則佞臣常惡之

抑求使相

李沆為相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上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遂寢其事

抑求節度

王文正公旦為相宦者劉承規求為節度使直宗以語公上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不過留後

戒抑貪進

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文簡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向公稱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長編

除却例簿

景德三年寇準在中書喜用寒雋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也

卻而不視同上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所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稍旌恬退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知愧乃薦王安世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薦人不知

王文正公所薦人未嘗知寇準私公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薦姪大用

呂文穆公致仕直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

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遂至大用

夾袋疏賢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善甚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二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密籍記名

王文正公為相賓客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公察其可與言者召與語詢問四方利病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

不市私恩

李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上亦未嘗市恩意於人或

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以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大耐官職

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其選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見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動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使人至厨中問有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言行錄

爭事上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行而已魏王別錄

策親征

澶淵之役寇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上召準問

之公曰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上悟遂決澶淵之行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長編

大事自決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同上

細務進狀

治平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日與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議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長編

奏陳水旱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日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

不留意声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言行錄

奏辯災異

富弼傳神宗朝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日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即上書明其決不然者事畧

不賀蝗死

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沆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長編

凡事問旦

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日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分紀

屬意相端見前作釣魚詩

兼判樞院

慶曆二年上曰軍國之務當采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改故正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命平章事呂夷簡兼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慶曆五年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閔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廷防邊有序願罷兼樞密使從之長編

出為都督

紹興七年金虜與劉豫合兵入寇以右僕射張俊為江淮都督出視師

士夫相慶

文彥博富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黄門謁於庭士大夫皆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並同上

中外鼓舞

陳康伯時虜兵再犯淮甸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居召

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言行錄

朝野慰望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問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長編

都民遮留

司馬公過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都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兒童皆知誦

施點守聖與誠齋楊先生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不積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裁養恢然有所蕪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與知也言行錄

司馬君實作相蘇東坡以詩賀之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宦官不知名

仁宗問王素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

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人矣長編
名聞夷狄

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
安否

虜問起居

司馬光為政逾年而病居其年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
世急務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與吾
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
事開邊隙長編

天子命坐

宋初宰相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刑賞但人
熟狀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元老不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曰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

何敢比先帝乎長編

淳熙七年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呼丞相名趙雄奏君
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陛下欲少更朝儀須俟他日有碩德在位施行未
晚不可自微臣始孝宗聖政

鼎鑪有耳

開寶九年雷德驥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貨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
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長編

鼻衄吸醋

范魯公質嘉謀偉量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即可為宰
相矣

賜商霖字

文忠公商英傳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
不見上喜書商霖二大字賜之

賜車攻詩

商文忠公

商霖

商霖

趙鼎為相上御書軍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玉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言行錄

趙呂並命

端拱元年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趙普曰卿勿以位高多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良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洽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長編

三相當國

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當國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當國至和中文潞公富鄭公劉丞相當國退朝錄又嘉熙初喬行簡平章事李宗勉史嵩之為左右相邸報

三居相位

宋朝以來三居相位惟趙普與呂蒙正正事畧再世三世為相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朝野雜記又三世宰相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獻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彌遠孫嵩之三世為相

祖孫兄弟並相

祖孫宰相者一家魯魯公欽道兄弟宰相者一家韓康公莊敏相三十年

端拱元年五月普常戒其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各宜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命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長編

未四十相

宋朝未四十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縝皆三十張魏公三十九朝野雜記

輔政十年

王魯安贊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

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長編

為相一紀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首末凡一紀國史

兩入中書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親酬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嘗傷人害物宜其所享如此言行錄又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再入退朝錄又宋朝三入中書惟呂文穆趙韓王同上

三遷至相

宋琪興國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平章事

乘舟偏重

紹聖初章子厚召入相與陳瓘同舟因論國事陳瓘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

推車主行見前爭事上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龍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成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

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術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則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大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

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勩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直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玉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問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萬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有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

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言以媚之私心恇恇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面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哉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有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示于執政者

相州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韓琦也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者公所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僕射議

杜佑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

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群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未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以至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衆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叶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案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喜牟融

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燕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相也其特別自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末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龍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案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僚師長也又與丞即絕禮若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僚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謹議

上光範書

韓退之

正月二十七日韓愈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

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悶冤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哦哦焉纓其冠于子焉而來矣後十九日復上書曰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得命凡十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為乃復自納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諂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且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有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奉用奸邪諂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也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

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
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
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揣揣焉惟不出大賢之門下是擢
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上杜相公書

曾鞏

大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
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
其功則曰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無
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
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
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
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

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
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
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
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
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
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耶考其傳不過
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
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
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
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間閣下為宰
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
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滌海內之善
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
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李為累日之格以屬李者農桑以損

蓋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
墜革任予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
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
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
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
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五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
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
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論更張庶事
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
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
難行之心豈須更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
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
冕而歸非千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
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
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
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
之去就爭之雖未即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
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
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
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
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
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
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
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
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切所愧
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

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七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與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業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充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悵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官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輔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

之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許昌

清如冰室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疆虜外聞應喪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閑

贈寇相公

陳充

十年閑纜濟川舟今日開懷叙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傳巖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與聖朝恢壽域食霞難訪赤松遊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玳玲踏沙路帝前簪笏稱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利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早火不光天下雨

題相州韓相公榮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尤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勳。不須投簡樽前客，好享平津自有文。

詩話

老鳳不去

魯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鷓鴣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去。東軒筆錄。

詩占大拜

唐韋相國瓘右司負外郎寄寓荊州作詩云：印將金鎖七簾用，玉鈎七即京兆大拜氣。蔡詩中已見之矣。北窓瑣言。

作詩相嘲

揚收王鐸逢皆同年也。收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大銜之王拜相逢又作詩曰：

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怒之。

在中書十四秋

真宗時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陝郊處士魏舒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遂求退。

登庸衣鉢相傳

邵氏聞見錄：范魯公質，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質以為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為相。

○平章事

歷代公華

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峯

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自待峯等始自是之後。

終唐之世不能改唐百官志

宋舊相特命平章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

中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祖置平章軍國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御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專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見朝野雜記嘉熙後又加以重字以喬行簡等為之位任丞相之上**天**尚書省致平章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相下

辭書異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書堯典坐朝問道垂拱平章周
與嗣文金鉉重名銀章賫服劉禹錫代平章事表

古今事考

僕射平章

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冢宰平章

裴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冢宰固辭以疾乞間日入政事堂平章事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召對唐本傳

皆先平章

唐李珣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

不帶平章

唐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昭愍皇帝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裴度自僕射出鎮與元遂於舊衙城落帝曰何至是耶遂復詔同平章事

天子尊禮

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許之分紀

天下重輕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狀貌不踰中

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上對既有功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重
輕同上

中官昇堂

唐故事宰相不預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丞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
令至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榻待之李峴為相即令去榻

典章書壁

李愚為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然無人唱和者但奉六典之舊章書夏
粉壁其經緯大畧全無所施

閣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
大將姓張而復名卿為朕思之夜半因觀文臣表奏一閱而得其名遂以
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張嘉貞傳

上簿署名

鄭祭每以詩託諷中人有誦于帝前者昭宗意其有蘊未盡因有司上班

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祭傳

五日入中書

鄭覃以疾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以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分紀

三日入中書

裴度數引疾不任機事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同上

對盧杞姦邪

唐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帝問勉
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
奸邪也時避其對

絕輔國求相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甚求為宰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
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
平章事卿等欲有意薦信乎華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
也華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乘輿入門

五代盧程自太原觀察判官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常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呵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檐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

求帶許郡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貪黷貨財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遺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時秦王從暉字永吉至閔下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當有女真哥黃金一檻於其室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清白宰相

宋慶曆間杜衍為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時魏為清白宰相

足尊老成

文彥博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觀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下制如公言事畧

與聞重事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謫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師臣以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閱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朝野雜記

重事參決

天禧元年王旦大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分紀

大事同議

慶曆三年詔宰臣呂夷簡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有疾在身故有是命同上

大政共議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廟堂與執政商軍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

時游廟堂

東坡行呂公著平章制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禹機之煩又云母廢議論特游廟堂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士艷榮

元祐元年以呂公著平章事國朝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其二則呂公著父子也士艷通畧其榮

使問其年

文潞公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契丹使耶律末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

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契丹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躋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臣言高品具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泰如履春冰中對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受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乏舉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薦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才當否繫于慘舒唯以材升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古

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甚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俶
授節旅未寧謹當上稟睿謀下貞戎律尅期而進屈指可平勸衆之先是
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鉞重
名動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有遂心之宜聖朝
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聆風孰不知勸

為趙庶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祗荷成命捧讀詔書心竟震驚拜抃失所中謝臣聞燧焚化源參和鼎實
上合一德以平六符苟非其所繫斯重臣本虛薄素無器能徒以文藝
獲承大業比有多事陳力清時累叨渥恩踐履官序頃歲奉職中禁章議
南宮遂忝左曹列於近侍顧常內訟已慮曠官宜謂宸眷特加擢任非據
伏自循省不知所安且臣去冬向守即吏今終一歲遂備台司苟非全才
難塞公議雖鞠躬匪懈必盡事君之誠而宣化賦政恐累知臣之舉生成
難報覆練是憂伏以面奉德音不敢更有陳讓拜章感涕上答何階無任
荷戴惶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杜司徒謝平章事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越踐鈞衡慮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
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
戎作鎮之權雖叶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
惟艱伊昔猶爾况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
復參廟謨寵光之命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尊
至教仗天威以懾不順敷聖澤以遂群生上分軒象之憂下塞素餐之責
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
謝彤庭陳露丹襟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濱仰雲天而結思無
任懇悃屏營之至

除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見太師部

鄧潤甫

除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見司空部

鄧潤甫

律詩

上平章王相公

魏野

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次省屬部

○左右丞

歷代公華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給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及諸器用民戶租稅刑獄軍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奏事**宋****齊****梁****隋**皆有是官**唐**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復舊名**五代**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徒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名**宋**元祐令尚書左右丞並正二品為執政官**大元**以為宰相之貳佐治者事

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君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



晉書傅咸答李光序

百官事實

左君右君

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宋百官志

左綱右轄

白居易為授庾承宣尚書左丞制云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命承宣操右轄無俾戴劉魏杜專美於貞觀中

號曰神人

張諛少修志節性聰明有令才鄉曲號曰神人除尚書侍郎左丞遊對威儀辭言辨遠帝深奇之後漢書

方於管轄

唐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是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

八座畏憚

晉荀晞為左丞廉察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

三臺肅清

晉劉劭為尚書右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

臺閣自肅

晉傅咸為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諸公贊

即吏脩整

韋弘景素以鯁亮稱及拜左丞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脩整

職稱朕望

唐戴胄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保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功滿詔留

黃香拜左丞功滿當還詔書留增秩拜尚書遷僕射東觀漢記

豪貴拂席

王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迎之乾元

中為尚書右丞

有司供帳

張說代源乾曜為左丞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叙其事

記令史名

劉覽除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

對三騶飲

南史尚書二丞給三騶謝幾卿性不拘朝慮嘗預宴遊死不得醉而歸因詣道邊酒廬停車褰帷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上殿不下

吳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凡郊廟諸議多所制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至門不開

北齊張耀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勤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欲學到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待

不置僕射

唐貞觀中宇文節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上遂奏之太宗大悅賜帛二百疋勞之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怒對宰相

顏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

奏求良田

隋楊汪為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與良田為報汪以達言奏之

達竟獲罪尋拜汪尚書汪明習法令果於割斷時號稱職

劾競銀窟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尔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軍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震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美錦令製

崔思謙初拜右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挽弩自射

晉卻詵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奉卻丞而還奏我此為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崔侯為國奉才我見才見奉唯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洪聞悅服

歷囿按火

趙洵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洵為巡使俾令即訊洵因歷囿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當食批案

唐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親族衆多為言左司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通昉上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短偃曲鈞

唐崔善為武德中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朝之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背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

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懦被擲器

晉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台之為有司所憚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共免官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右丞制

元厚之

朕循唐制復文昌府以令僕執國大政而丞為之式禮復秩峻茲謂輔臣具官其亮直清明有猷有守服在禁近厥聞惟休茲用命尔以中大夫正秩于右轄於戲庶習雖逸法艱為初凡厥有官弗祗弗迪亦惟朕政未發于中其能允諧時汝之任往服朕命厥惟懋哉

蒲左丞制

元厚之

問右丞某官問學才猷該洽通敏自朕識拔揚于禁嚴是用命尔以中大夫正秩于左綱於戲若昔大猷訓迪在位時朕忱汝協濟茲惟祗辟可以肅列曹惟若德可以熙庶績圖休于永冀尚懋哉

劉摯尚書右丞誥

蘇子由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寞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王選建忠賢誇上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小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箠間之言風聲凜然固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尔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子由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

情偽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少
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
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幸皆空言安有实效顧惟省轄之重矣
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
難安能越六縣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厦
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絮已无私
或不狝於托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躓不渝始終少答恩造

為樊左丞諫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充命俯臨慙顏自失泛大
鯨之海但資寬搖載巨鼇之山未如恩重臣聞尚書百揆翊亮万机故天
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
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諛才謬登清貫握蘭起
章昔紊朝經剖竹頌條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声庸版圖再緝貢賦未
均於九州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
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側訪瓌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
無間言况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液俯矜丹誠
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靦冒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
陳諫以聞臣所諫人別狀封進

古詩

上韋左丞二十韻

杜甫

鳳曆軒轅紀尤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
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辨新韋賢初相漢范
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
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
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及還淳
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鄉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
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

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丈濟

杜甫

左轄頻虛伏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鴝鴒荒宿草鳳沼接身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馘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參知政事

歷代公章 **後魏** 古弼為尚書令參知政事 **蘇威** 高穎等參預朝政 **唐** 劉洎張文瓘皆參知政事魏徵杜淹等參預朝政崔仁師等參知機務此其始也 **宋** 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畏其專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伺官對曰唐有參知机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視事殿庭別設塼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名與普齊也 會要

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高宗嘗欲用郭時峯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開寶六年詔參政薛居正等於都堂與宰相同議公事又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宜令與居正等同知雍熙四年御史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塼位唯參知政事未有記令依位排砌至道元年詔參政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其塼位先異宜合為一並得升都堂二年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押班塼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然押勅齊衙行並馬至今不易參政行丞相事多不喻年淳熙初葉夢錫實之之行丞相近三年言者以為懷私嘉泰許深甫為參政命陳勉之燕權又除袁起巖蓋三負也嘉定初命雷季仲婁彥發樓大防亦三負遂為故事 **天** 尚書省置參知政事二人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新書要語

參聞政本職重端副 唐李靖制 宜緝台階之政 唐崔日用制 燮

贊化原參知鼎實

柳子厚代謝表 擢參相府貳秩台衡揚億謝表 須位議

於宰涂賜曾公亮批

豫大政於萬机下丞相之一等實錄 贊貳國鈞參圖

廟論歐陽集黃樞貳職侍講金華紫府引真參謀王鉉陳希烈制參聞政

道陪貳宰司賜曾公亮批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宗賜蕭瑀

古今事實

崔湜文詞

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具奏出臨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即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盛事本傳

戴胄忠直

唐戴胄為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其忠直厉行情深体國

諭除銀鈎

隋蘇威與高穎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本傳

解賜佩刀

唐魏徵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他日宴群臣帝曰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有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本傳

貢金不受

褚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貢金遂良曰討弒君之罪不受其賂分紀

進爵以酬

唐戴胄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体國事有机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爾本傳

蹈履仁義

魏徵與杜淹等以秘書監參預朝政上問徵與諸葛亮孰賢云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本傳

勸行仁義

魏徵字元成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天下大治

蛮夷君長袞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本傳

參掌机密

魏文帝即位刘放孫資轉為左右丞參掌机密評曰刘放文翰孫資勤謹並管喉舌權聞當時三國志

輔贊聖德

施大資點字聖與自除簽書未一日即參大政總軍國之務者凡六載所建明為多尤以輸忠切諫輔贊聖德為心言行錄

守道耿介

唐蕭瑀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瑀於爾時不以利怵死懼社稷之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死日猶生年也本傳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日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參知政事

職源

剛毅守節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感激自励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言行錄

剛正立朝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

同上

稱為五貴

隋蘇威字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蘇威傳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譖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及盧事昉頗為揮解之上因言曰盧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真宰相才

寇萊公準召為參知政事嘗奏事切直太宗怒起輒攀帝衣復坐事決乃

退太宗曰此真宰相材也太宗實錄

真台輔器

趙公普為相呂端為參政嘗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夫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真台輔之器也

中書總目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言行錄

天章條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為參知政事每進見上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退而條列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言行錄又宋元憲公庠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上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公時參知政事獨進曰臣等願至中書條上既退章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同上

兼樞密院

趙忠簡公鼎字元鎮宰執奏事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趙鼎曰仁宗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參與亦令兼樞則事歸一体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言行錄

同議邊

紹興四年六月臣僚言仁宗皇帝康定初陝西用兵知樞密院晏殊言近詔邊事宰臣參議而參知政事獨不與聞乞自今並許同議仍令書檢帝曰議政之臣所當同國休戚詔皆從之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書檢詔依見行條例仍自今三省官通書檢中興會要

面議政事

趙清獻公朴字閱道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尽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言行錄

前陳利害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在政事堂議論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利害甚多言行錄

前辯是非

唐質肅公介拜參知政事與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論禁朋黨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對曰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涑水記聞

令薦人材

趙忠簡公鼎在洪二年召還除參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材公即以朱震范同呂祉陳橐呂本中林季仲董蒙上之言行錄
面折賈琰

賈備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稱贊而多矯誕備叱之太宗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解陞州後為參知政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太宗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職源

頭歐劉樹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方欲奏除城苑圍遇太武與劉樹圍棊弼捩樹頭歐其背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通鑑

取法韓歐

周益國文忠公必大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体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摧然無間最為可法言行錄

勞曰裴度

慶曆中貝州兵士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職源

太平宰輔

王文正參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文正嘆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輔李文靖公不答至中書召文正語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言行錄

清優學士

孫夢得為參知政事曰俸祿差厚爾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李士而勞責過之東齋記事

自節度除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為參知政事以當降麻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銜之倦遊錄

與相職均

張方平除參政制曰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之論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總至仁以澤萬類近則群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丁殊

一負押麻

凡鎖院文臣職事官承務郎整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負押麻麻卷自內出閣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播笏又手摘首尾詞及階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册后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清熙玉堂雜記

輪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其位埒先異位宜合為一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閏七月衝改會要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知大名府趙昌言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即日赴中書視事長編

轉官加階

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契丹方講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皆有

對賜分紀

臣之負長

虜喜得人

薛簡肅公奎拜參知政事公嘗使契丹議論服其坐中及聞公用皆喜曰是得人矣六一文

行且相鄉

契丹謀入寇畢文簡公士安首疏五事帝多納用中書闕相乃進公參知政事帝曰未也行且相鄉言行錄

魚頭公

魯肅簡公參大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性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同上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或率楊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東齋筆記

魏徵批鱗

魏徵參預朝政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見其嫵媚耳對曰陛下遣守臣使言臣不敢數批逆鱗哉本傳

丁謂拂鬚

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羨汚中書寇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深愧恨之

召母賜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揀拔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坐與語曰教子如此

真所謂令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事畧

加父優恩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曼文肅田登用而朝廷多優加其父恩命焉春明退朝錄

不交一談

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洎夙夜坐曹每冠帶候準

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後既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洎奉事準

會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繁預

不曉一句

張洎為參知政事嘗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乃默然不言深失訐謨之體端曰洎雖有所言皆不過佯揣陛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洎上疏徵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閔隴餉餽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奏不悅却以付洎謂曰卿所謂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

同議都堂

會要開寶六年六月詔參政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相趙普同議公事

坐退思巖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亦不許入國老閑談

古今文集

雜著

察察政制

元厚之

勅卿輔之任為朕股肱惟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尤謂才難具官其孝足以造微智足以適變向繇禁近遂長鬣臺繩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佞彈邪而無所迴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國為心排沮異端以陳紀立經為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參大政夫惟以公滅私則無朋黨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

紙

朕命

章察政制

元厚之

勅朕若稽古正名于百工惟門下二品副侍中之職與聞國論矣左右予具亦稟資雋明通達治體嘗陪宰府出衆帥藩今茲命爾躋秩于東省爾其念哉民之利病在賦政政之臧否在官人官非其人政或失當出納自爾往惟欽哉

諫知政事表

李嶠

有命自天光采踰量如集于木啓處失圖中謝臣聞簡賢任能百揆所以時叙謬官失職九流於是咸曠隆替所寄義不可輕臣才實凡庸志無遠

大叨預簪纓遂升臺閣踐金門而遊石室掌狐史而參鳳綸被蟬蛸之衣徒切榮宥接鷺鷥之羽又慙曠戶甘受妨賢之責忽承非次之恩廼使參預机衡獻替帷幄持濟川之舟楫味和美之醴醢以挈瓶之智陪負鼎之遊將何以祗奉帝惟弼亮皇極况丹青所運鼓舞通於四時鑪錘所裁綱紀行於萬俗動閔政体豈易其人臣才缺行踈藝殫術淺同子房之多病異吳漢之強力策支離之杖未振其軀資擁腫之材豈勝其任將恐貽災傾鍊取辱敗軍喪實虧名夫豈足惜害公撓法茲焉是擢敢緣陳力之義輕布由衷之請伏冀九霄垂澤三舍迴光体臣不移之愚矜臣難奪之志特停過謬改命才賢則器滿之凶不累於凡鄙棟隆之吉永光於聖代

辭免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命所被踟躕難安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机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閔利害且止曠官之誦每懷設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

望 皇帝陛下收誤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以在廷擢之不次俾或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效之誠須糜後已

謝除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贊貳國鈞參聞妙論謂宜不次之選冀得非常之材乃以叙遷比之承乏誤恩過被詎諒靡從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孝問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邁身嘉之會驟蒙獎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机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忍去敢期辱眷俾與政机優以憲章進其爵秩均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 以濟治康謂臣既撲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茲冒寇敢不益堅素守自勉匪強惟殫大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樓鑰

承命下臨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之有二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游點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

於月瑄已疊被於恩綸玩惕自慙於事功而何補衰疲既甚况疾病之復
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冠而退忽驚寤溼俾與政机載攷舊章間
有三人之同列若稽近比未聞兩地之贅貪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由衷
曲怜過分收还成渥願亟賜於俞音茂東英才以共扶於興運

辭免叅知政事表

樓鑰

進叅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存布懇折之切敢辭俯偃之恭
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實倍費於保全一朝
收召而復还又屢叨於褒擢非敢忘知止之義盖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
疢交侵徒強顏而自覩年齡云迈顧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稍有毫
毫之補序遷而上已分已逾而况據案牘而書名雖具貪而何益對冕旒
而奏事無長策之可陳設宥所加群言必駭伏望 皇帝陛下念經綸之
重恩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容衰瘁更詒濫吹之譏
以昇舊班俯存孤迹

謝除叅知政事表

樓鑰

充貳樞庭方慙玩得晉陪宰路遽被推遷倍深臨谷之危莫遂循牆之請
中謝竊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隣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定名稱於
乾德復官制於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再
掌史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粗竭於謏才終莫裨
於末議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漸侵將額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真躋地
以靡遑况秉鈞當軸之虛負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章之約仍從商
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在本兵尚
為僥冒茲叨助理尤懼曠瘼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盛德又新至誠樂與
折衝禦侮坐於外寧聚精會神力先於內治東求俊乂實在彌諧肆令
衰退之蹤亦忝延登之數臣敢不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慕
賡歌之喜知足知止庶幾從告老之私

上曾叅政書

臨溪

其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
故人得尽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其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

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

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其其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攻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覲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鄭參政劄

朱晦庵

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小有毫髮以自效於當

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
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
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
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以因病辭官開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
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
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喜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己
更以垂死之年自貶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
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喜猶竊恐高
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
目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
公念之

詩話

作釣魚詩見前參政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九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三省屬部

○左右司 郎中 員外郎

歷代公傳 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
 五品掌都省之職唐武德初省貞觀初復置改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
 左右丞務咸亨中復舊名掌副左右丞所轄諸司事天后永昌元年復
 增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神龍初省後復置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
 名始實有職掌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凡四員掌奉諸司
 之綱紀號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御
 史按察失職七年御史房置簿以書御史六曹官糾劾之多寡當否為
 殿最紹聖初詔都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遲太多者其姓名取旨二年
 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記定建炎三年以置檢正省左

右司二員明年復隆興元年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戶禮機速房右司書擬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為劇乃置二員宋元左司掌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傳事右司掌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傳事各置郎中員外郎都事其屬有祇候郎君架閣庫管勾同管勾等人

詳書要語

三公天子之股肱椽屬三公之喉舌漢崔寔傳二十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唐書董正六曹 琬淪省闈 紀綱百司 左右司掌受付

六曹之事而舉正文書之稽失四朝志舉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

六典掌舉諸司之綱紀與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同上位膺列

宿爵縮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鏘鏘會府掌北斗之幾衡肅

肅禮闈控南宮之樞輿張氏馬勃許繼文尚書政本左右司綱紀之地故即

選異於諸曹南曹擬制都司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于前若網在綱振

之則舉弛之則廢桑城除孫養制中臺都司主以則吏非獨付受書奏亦

以助正紀綱除張康國等制升冠都司之右趙及制都司紀綱之地非昔

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同上參訂左曹 參訂右曹同上

古今事實

毗佐助鼎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應邵漢官儀

台佐加貂

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佐加貂始自球南史

玄冕黻裳

隋煬帝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宋因改曰郎中服章與諸司郎中並同玄

冕五旒衣元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

玄纓纁裳

天后永昌元年始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時顧琮自侍御史陳元懷真

以洛州司戶遷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并爵弁玄纓替導青衣纁裳一梁

冠

以文辭薦

白敏中字用晦為左司員外郎武宗唯聞白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病足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辭類其兄而有器識

以詳整稱

武元衡字伯蒼遷左司郎中詳整任職時以詳整稱重

勵志獨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漸濁亂貨賂公行士夫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隋書

草疏極言

張拭字敬夫除右司員外郎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拭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宰相慙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拭復奏上意感悟命得中寢楊誠齋集

精簡得人

太宗朝劉洎上疏曰尚書禹機乃為政本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動寵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一舉亦當矯正趨競宜惟息其稽滯哉唐書

輪選有序

吳王潛為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沒潛雍容歎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輪選有序潛之力也九國志

公聽決事

劉摯傳摯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待兩端同意言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

都堂坐白

張維字振綱留為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堂坐白或甚曰瑣瑣辯切非朝官體公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吏籤擬輒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晦庵集

沮大臣議

倪濤字巨濟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為同位計

壽獨曰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以貽後患宰相王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罷之東都事畧本傳

宣都司力

葉顥除右司時孝宗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公膺首選遷左司一日帝召諫官曰葉顥在都司二年甚宣力然與宰相為朋堂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顥聞之公論不然因自陳求外補意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翌日除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楊誠齋集

書數曾布

陳璘為右司員外即以書獻曾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皆閣下之過也布讀之大怒辯論移時璘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竦觀又以日錄辯國用須知繳申三省遂出知泰州丁未錄

面折頤浩

紹興三年時方審量監賞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縱舍右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怨始有所

歸矣頤浩矍然中興系年錄

出使除職

元豐六年七月左司郎中范雍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都司出使除職自此始元祐元年范子奇范純夫自左右司出為河北京東轉運皆用雍例直龍圖閣長編

彼効失職

許鑑為左司郎中不稱職張旂為効之二云位膺列宿爵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唐書

自書除目

王震字子發元豐四年開天章閣初用官制大除拜詔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右司員外郎直使自書除目時論榮之哲宗御製錄本

學為宰相

紹興十三年三省擬進右司郎中上謂輔臣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

學為宰相豈可不謹擇會要

○都事

歷代公華本尚書都令史之職令史蓋前漢官也漢尚書其令史秩二百石魏令史皆八品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墓事宋亦八人梁陳五人品並第八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唐置六人從七品上自晉宋齊後魏北齊隋置八者當八座之數梁陳置五者當五曹之數唐置六者當六曹之數宋尚書省都事正八品大元於左右二司各置都事亦古制也

古今事實

絳服賢冠

都令史絳朝服進賢二梁冠官品第八廩月八斗

晉百官表注

朱衣執板

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二梁冠齊職儀

判事側坐

尚書郎判事正坐都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北齊故事

在任專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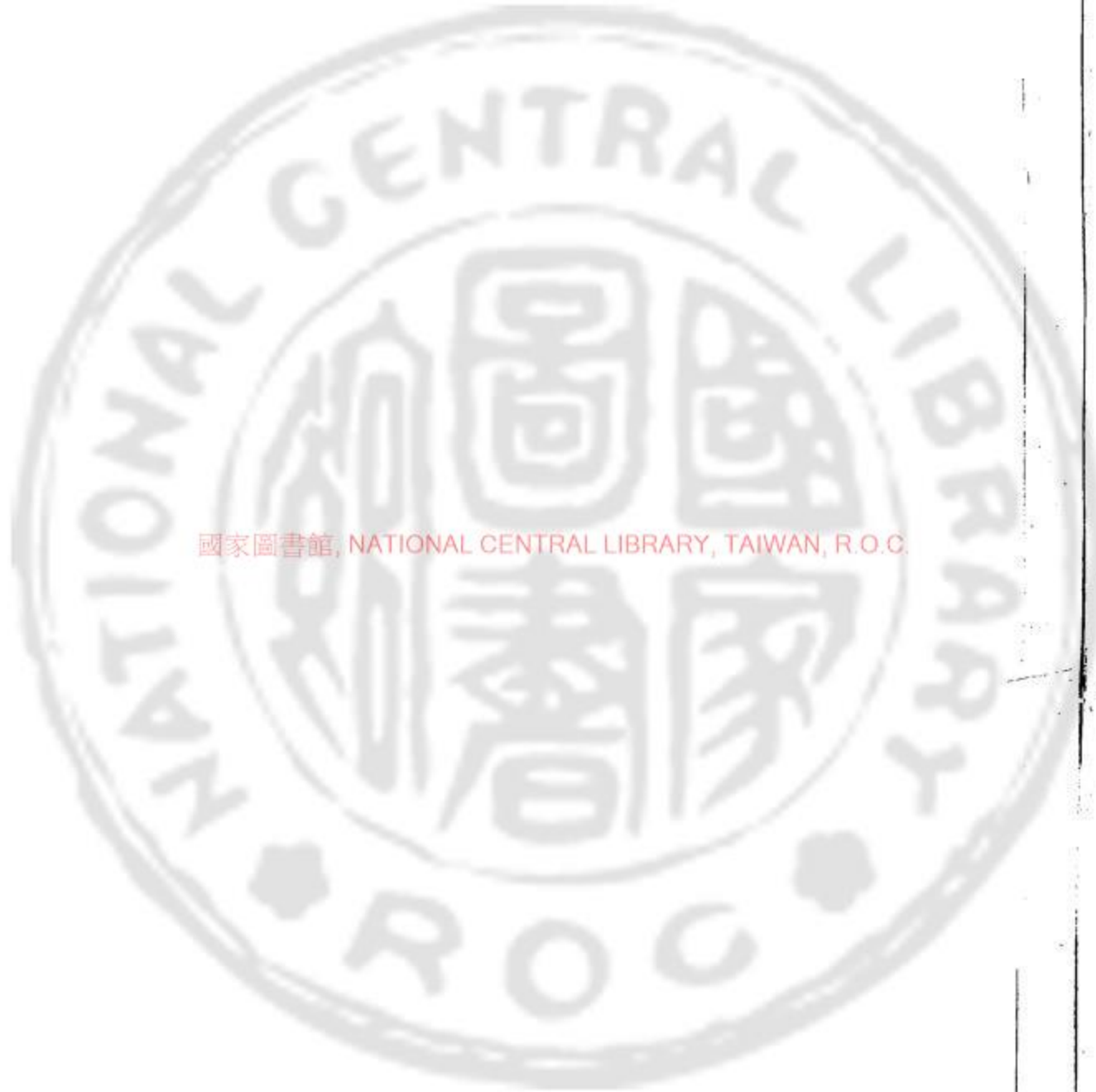
虞溥字允元為備將軍領兵備隴西在任專學以郎中補尚書都令史

有國士風

趙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而有疵黷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言古葬地

太康六年尚書郎令史王銓上言古葬必於不食之地不妨民令率上之臣各附京邑求墓地廣種松柏臣恐數十年後民稀松柏相望非永安之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九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六曹部

○總尚書

歷代公華尚書古官也**周**為內史**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國**時有尚冠

尚衣之屬**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漢**初有尚冠

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

以司馬遷為之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

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

事各有其任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

郡國事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又置

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

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工作監池園苑事客

曹主護駕堯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是時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魏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為六曹而無五兵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宋齊各有六尚書又有起部尚書起部不常興立官廟則權置事畢省陳承梁置尚書五員後魏分尚書三十六曹七置代人令史譯令史書令史各一人隋改為六部尚書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唐因隋制六典建官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咸亨元年依舊宋初監藩鎮之弊以尚書即曹出領外寄熙寧詔新官制以六曹尚書侍郎為長貳元祐置權尚書大元因唐宋舊置六部各以尚書為之長

詳書要帝曰龍朕望謬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尚書唯仲山甫王之喉舌詩士之權責不過尚書漢官解詁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頌之也釋名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有案平處奏之故曰尚

書同上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稟秩儉薄甚非治體康帝起居注漢明帝詔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謹歟漢官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韋彪傳太宗謂戴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戴胄傳漢置五曹令分六尚近喻喉舌遠確年樞隋江總表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隋百官志文昌政本司會要經况其五曹斯納百揆南史八座之任非賢莫若恭讓疏臣聞尚書百揆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昌左轄柳子厚遜官表尚書職在机衡宮禁嚴密後魏顓傳入作納言光輝紫極韋誕集影組文昌升替清覽傳儀制獻善宜美揚雄箴綜事分務發神政源魏志王肅云

尚書北斗尊顏真卿集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杜甫北斗司喉舌東方頌縉紳赤管隨王命尚書踐台斗並同上尚書總庶事官人承法靈魏應據詩解組使歸閑處士折花莫笑病尚書歐公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發聲中東坡上方行賜尚書鳥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稟

雄千夫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並同上王沐字懷祖雖義之
齊名而義之輕之尚書氣與秋天杳杜

古今事實

猶天喉舌

李固疏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李
固傳

擢任喉舌

後漢左雄虞詡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卍之節宜擢任喉舌之官必有
彌正之益由是拜尚書

試對第一

後漢程璜時尚書有闕詔將大天以上試對政事第一天文道術以第一
者補之由是璜對第一拜尚書之傳

巨拜見重

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武拜官在口口後景歷拜日適逢駕幸玄武觀在

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委以老成

晋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

帝喜得人

梁明少游知名之士位都官尚書簡文帝謂人曰我不喜明少游作尚書
喜朝廷得人南史

典定舊制

伏湛字惠公拜尚書典定舊制袁宏漢書

閑練舊典

李固薦楊淮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益部耆舊傳

明習舊事

王博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事分紀

明習故事

侯霸光武特拜尚書時無典故事朝廷又少近臣霸明習故事每春下寬

大之書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典樞機

韋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源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私也華嶠後漢書

典樞機

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机密也漢官儀

即古六卿

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衛蘆又居斯位不忝厥職魏志

制法九品

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同上

讜言正直

朱穆為尚書讜言正直謝承後漢書

方毅廉貞

黃琬方毅廉貞為尚書續漢書

魏朗蹇諤

魏朗字少英入為尚書再升紫微蹇諤禁省不盈蒙右謝承後漢書

荀緄寬敏

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寬敏於衆職以厲群僚秉機平正直道而行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同上

宜擇温厚

高馬貞觀初上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人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温厚修潔者任之尚抃素華浮偽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矣本傳

妙選德望

唐玄宗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内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按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通鑑

舉觴見屬

後魏肅宗幸觴為群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故以杯屬元凱侍坐者莫不仰羨北史

上疏薦拜

後左雄虞詡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上之節宜擢任喉舌之官由是拜尚書

佩刀簪筆

尚書佩契刀囊執板加簪筆焉袁子正書又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者此何

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答云張安世傳云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囊橐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南史

班詔賜珠

顯宗拜鍾離意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依法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門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實

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後本傳

鄭崇覆聲

前漢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覆聲本傳

杜預武庫

杜預為尚書掾蓋萬機不可勝數朝野代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王隱晉書

叱梁冀帶劍

後漢張陵字彪仲為尚書省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冀令出救虎賁奪其劍百僚肅然冀弟不疑曾舉陵孝廉謂曰昔之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本傳

呵虎賁置弓

朱穆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虎賁當陛下置弓於地曰此天子弓誰敢

千越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載之盾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賁
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張璠漢記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李實尚書

韓愈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
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兩者百有餘日
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
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冤亡鬼喪影滅跡
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柳宗元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公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
懼潸然流涕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
憲出司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比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

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警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
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由見存念是以展轉歎欬
書詠宵興願為厮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
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經贖威
嚴倍增戰越

上河陽烏尚書欲獻文啓

柳宗元

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
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
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荒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
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
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贖威嚴伏增戰
越

律詩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杜甫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天水淼茫炎海接奇峯肆兀火雲昂
思露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暮春陪李尚書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 杜甫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
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送李遜尚書赴襄陽八韻

韓退之

宿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畫星搖動旗分獸歛揚五營任轉肅千里地
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戟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
綦玉石忙風流峴首客花艷大堤倡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總侍郎

歷代沿革初置侍郎無負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官殿出則充車騎因
之侍郎秩四百石以其為郎內侍故曰侍郎侍郎六卿之副凡諸郎掌
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待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武帝時東方朔為郎
後揚雄為侍郎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尚書亦有侍

郎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尚書郎入臺功高者轉為侍郎隋煬
帝二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第四品今之侍
郎其置自此始又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吏部為選部郎禮部為儀曹郎
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部為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唐武
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又降為正四品下惟吏部侍郎為正
四品上咸亨元年復為侍郎總章元年吏部兵部各增侍郎一員宋以
為階官至元豐官制行始有職掌元祐二年初置權侍郎從四品如未
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待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賜比諫議大夫崇寧
罷權侍郎建炎四年復置元仍之置六部侍郎

詳書要語位不過侍郎擢總給事黃門楊雄解嘲周歷五曹之副建明萬

事之本中臺政本思舉舊章六卿貳職今之盛選冊府元龜序文昌貳卿
位次八座東坡除陸佃制六卿之副百工牧唐制侍郎掌貳令之職朝廷
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為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授其表疏而奏
之獻贊幣則受以付有司唐百官志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

非履歷清要均責其美者無以居之類要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後百官志

詩句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李白召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同上登臨

憶侍郎杜三賢惟侍從卓犖傾柳枝韓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何時

歸幸得復中氣忝從拂天振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臺中作侍郎並

同上響切晨趨佩煙濃近侍香柳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六一集玉殿

清霜綴曉班晚登玉墀侍珠旒並同上與君持橐侍帷幄同到溫室觀

堯奠東坡紫府侍臣鳴玉佩黃山谷大似不蒙稽古力至今猶着侍臣冠

同上

古今事實

閑達故事

後漢陽球字方正為尚書侍郎閑達故事章奏處議為臺閣所崇信本傳

彌綸舊章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伏事丹墀彌綸舊章謝承後漢書

尚德之舉

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顓宜當之韓愈舉韋顓自代狀

古今文集

雜著

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汪藻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命唯深非據之憂
帝寵過隆撫躬何幸中謝伏念臣粵從孤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
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鑒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
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
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䟽通萬物之理灼見
群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當收有用之
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
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律詩

寄鄭侍郎

王介甫

兩朝人物嘆賢豪凜凜清風晚見褒江漢但歸滄海闊丘陵難學泰山高
放懷詩酒機先息回首功名世自勞又願作公樽俎客恨無三畝斷蓬高

送張侍郎

韓愈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寄王侍郎

杜甫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
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總郎中

歷代沿革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右中郎將
凡三署署中有郎中每員多至千人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官殿出則充
車騎因之郎中之名猶因三署本號置尚書郎四人分掌尚書事時
馮唐為郎中署長光武分尚書為六曹每一人尚書則領六郎凡二十
六郎自漢以來尚書諸曹郎中侍郎或不兩置魏自黃初改秘書為中

書置通事郎掌詔草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非復漢時職任晉宋唯
置郎中梁陳兩置後魏唯置郎中隋以諱忠不置郎中煬帝改曰
郎中改郎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梁
元豐官制行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者為郎中郎中員外郎亦自為兩
等頗自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以閔陞知州資序為郎中於是拜
員外者且改官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
知州乃作正郎別命詞給告常有肯初除郎官雖資歷已高且為員外
郎俟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大元六部各置郎中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山濤啓車御遐有才義論者以為宰士

之後宜用為郎同上臺郎皆朝之俊選當足處事宜辨正疑滯也裴度奏
今以劣弱之質任督責之官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且臺郎清顯論望
宜充者郭璞表草奏郎吏之選必資時秀元和制詰宜序天臺之屬同上
濫跡星署職類發揮草臺又參奏議頗練朝章宜從滿歲之遷俾轉分
曹之次處以彌綸之職當茲俊茂之選宜正列星之次俾承賜筆之寵

省理辨疑時稱簡達 高選髦士以分劇曹 並同上優游省闕珥筆華軒
潘岳贈陸機握蘭建禮總郎官 劉孝儀為江僕射薦士表 翔于郎署韓文
叨陪錦帳坐 漢百官志 往自星郎爰秉天憲 揚國忠制嘉乃令子為吾望
即 元徽之行 韋審規父漸制 郎官古之元士 天下之務多所關決其於損
益大矣 常袞制 虞詡曰 臺郎顯職乃筮士之通階 職類臺郎御史和之俊
茂若出宰牧守頌聲興矣 晉起居注 晉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
通典

謂郎官清要為世稱 韓愈求貞行 馨香粉署妍杜為是先帝白髮郎蘇
東坡雜古還應共賜香 君為尚書郎坐擁百吏繁 東川得望郎坐與
西爭重 並同上 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蘇味
道郎官有錦帳杜

古今詩賞

含香握蘭

尚書郎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應邵

漢官儀 **又**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 宋百官
志

作文起草

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書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外 漢官儀

粉署用屏

粉署郎署也以諸郎官握蘭含香故云 馨香又謂之畫省以粉畫之故言
粉署 **又**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 通典

青縑白被

尚書郎入直官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給帷帳茵褥通中枕太官供食
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 漢官儀

夕對青瑣

黃門郎日夕入對青瑣門拜 同上

月賜筆墨

漢尚書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 通典

獨宿臺上

黃香為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而善之類要

常伏省下

馮豹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摯虞三輔史錄

太微積星

後漢楊秉疏太微積星名為即位入奉宿衛出宰百里

太微後星

太微後二十五星即位也史記

一曰依烏

即位十五星在帝位東北一曰依烏即府也三省即中是其職也晉天文志

號三列宿

韋湊祖叔諧貞觀中為康部郎中與為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李武

同省時號三列宿

拜舉孝廉

胡廣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兼治兩曹續漢書魏武集選舉令云國家舊法選尚書郎以取孝廉也

詔選清白

安帝元初六年詔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出補令丞尉後漢記

容儀端正

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三輔決錄

威容可視

杜軫為尚書郎威容可視華陽國志

皆須稱職

永昌五年勅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妙選須稱職司馬焉麴會

不可賞能

開成四年鹽鉄推官姚勗鞫問河陰黠吏得實除職方員外郎右承章温上疏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不可以賞能吏續通典

豈郎才邪

李林甫源乾耀執政乾曜子潔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才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同上

至郎足矣

孔若思勵學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水一石明自足意同上

自起撞郎

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樂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甚怒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鍾離意傳

皆主更直

五官中郎將一人主五官郎五官郎中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衛諸

殿門後百官志

僕被逐出

魏舒為尚書郎時郎選或有非其人者論者欲沙汰之舒曰吾即其人也僕被逐出同僚素無清論咸有愧色談者莫不詠其高晉本傳

給帳入直

尚書郎入直官給帷帳氈褥侍史二人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宋百官志

職典樞機

徐防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謹奏事三世未嘗有過云類要

才堪廊廟

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晉書

白首郎署

馮唐以孝廉著為郎中署長白首屈於郎荀悅漢紀

一家郎官

韋虛心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郎官家舊唐書

披視青天

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字詩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人之冰鑑也每見此人瑩然如披雲霧而視青天也王隱晉書

上應列宿

後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明帝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本紀

馮勤佳吏

馮勤除為郎中每引進帝顧左右曰佳乎吏也移本傳

趙華高名

趙華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露省官

古今文集

古詩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韓昌黎

天星牢落雞啞啞僕夫起餐車載脂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待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律詩

和趙郎中捕蝗韻

蘇子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虫發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歛斂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䟽畎澮漸若決漭渤往來供十吏平生輕妄庸孰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送陸郎中

錢起

事邊仍戀主舉酒復悲歌粉署含香別轅門載筆過鶯聲出漢苑柳色過

漳河相憶情難盡離居春草多

送致政朱郎中東歸

王介甫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比闕稍留冠蓋饒東門
馮唐老有為郎戀踈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

錢起

粉署花驄入丹霄紫諾垂直廬驚漏近賜被覺霜移漢主前瑤席穠侯許
鳳池應憐後行鴈空羨上林枝

聞崔馬並拜臺郎

蘇味道

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至喜得廊廟舉嗟為臺
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南省伴直

韋莊

文昌二十四仙曹盡倚紅簷種露桃一洞煙霞人迹少六行槐柳馬聲高
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何事愛留詩客宿滿庭風雨竹蕭騷
賀楊十二新拜省郎

白樂天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墻白粉閣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

省中即事

岑參

華省謬為郎蹉跎鬢已蒼到來還襍被隨例且含香

嘲趙郎中

賀遂涉

負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總負外郎

尚書省置負外郎分判曹事開皇三年尚書二十四司
各置負外郎一人謂本負之外復置郎也掌其曹之版籍侍郎闕則釐

其曹事此今負外郎所由始也通典注歷代尚書郎各以普名為稱首

或謂之侍郎皆無負外之號前代文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負外郎者

蓋謂負外郎散騎侍郎耳非尚書之職也煬帝三年每司減一即置承

務郎一人同開皇負外之職尚書諸曹各置負外吏部置二人龍朔

咸亨光宅並隨改復元豐官制六曹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者郎中

通判以下資序者為負外郎雖理知州資序未嘗嘗歷知州及監司開

封府推判官者止除負外郎天元六部各置負外郎

任外郎之負承諸曹之務胡文恭行王稹制陟中臺之局實副
郎之聯王鼎制俾升文昌用副郎選公是行雍明遠制

古今事實

散郎

外郎散郎也漢惠帝純注

副郎

韋侯以考功副郎守盛山韓文盛山十二詩序

彌重其選

負外郎唐朝彌重其選通典

司皆其選

職負令二十四司皆其選也

古今文集

律詩

和王負外晴雪早朝

鄭谷

紫微晴雪帶恩光
繞仗偏隨鴛鴦行
長信月留寧避曉
宜春花滿不飛香
獨看積素疑清禁
已覺輕寒讓太陽
題柱盛名兼絕唱
風流誰繼漢田郎

送鄭負外

韓翃

風流不減杜陵時
五十為郎未是遲
孺子亦知名
下士樂人爭唱卷中詩
身齊吏部還多醉
心顧尚書自有期
要路眼看知
已在不應窮巷久
祗眉

同錢負外禁中夜直

白居易

宮漏三聲知夜半
好風涼月滿松筠
此時閑坐寂無語
藥樹影中唯兩人

聽水部吳負外新詩

白居易

朱紱仙郎白雪歌
和人雖小愛人多
明朝與向詩家道
水部如今不姓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文類身

新集

卷

五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六曹部

○吏部尚書

漢 吏部尚書 **周** 之天官卿也 **漢** 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

侍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 **魏** 改選部

為吏部主選部事右於諸曹尚書 **晉** 吏部尚書一人 **宋** 世祖大明二年

置二吏部尚書後還置一人 **齊** **梁** 皆曰吏部尚書自漢及魏授此職

者並云吏部尚書若授諸曹尚書直云尚書然此官歷代班序常尊不

與諸曹同也自魏至梁並第三等梁定十八班班多為貴吏部尚書班

十四諸曹尚書班十三 **梁** 尚書分統列曹 **隋** 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

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 **唐** 因隋制吏部尚

書一真正三品龍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



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改為文部至德初復舊總判吏部司封司
勳考功四曹事宋張昭為尚書獨掌京官七品元豐官制行以審官東
院歸吏部尚書左選審官西院歸吏部尚書右選○**天**因唐宋舊置
吏部掌天下文武官吏選授勳封考察廉能出給制誥等事吏部令史
分掌名頭以尚書為之長

家宰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書周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

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同

上尚書萬事之本選部五曹之右常集吏部尚書制輟乃鈞衡專茲銓鏡

唐太詔令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舊制銓管九流品藻

清濁李重集選曹箴冠六卿統百職白集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

冠諸卿首同上藻鑒流品是資清識唐臨冊爾其懸衡處物虛心待士同

上文昌六卿揚億代表中臺職司應講求於故實未央朝會時瞻近於清

光同上合左右之聯歸簿領者凡六十案奏文武之士在考覈者逾二萬

負李清臣表天官冢宰之崇文昌選部之重錢表類尚書總統百度是為

古官吏部表率六曹茲為重任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治劇之才

行激濁揚清之政並同上漢華民曹魏仍東椽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

巖以真固任職張績表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賞

拔不免與世沉浮同上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

後沈約代表自非伯豪之天下稱能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拔奇抑偽

巨源之黜惡舉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梁王筠為第六叔諫吏

尚書表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爾今茲首身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

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任昉為范雲諫吏部尚書表

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昭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

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求其博哉崔亮答劉景安書假勢風雲非

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僂俛當時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雀獻賦之

敏而政本寔繁司會攸切温子升廣陽王諫吏部尚書表

中無米鑑敢當吏部銓山谷丘山岌岌連天峻沔水澄澄徹底清

王丘崔沔掌吏部時人為之語云分紀符彩照千里銓衡總九流劉斌和

許給事傷牛尚書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杜

古今事實

周之天官

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也六典掌文官選舉判天官司勳司封考功等四司職自令

漢之選部

吏曹尚書典選舉齊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為選部後百官志注

士願居選

梁王泰山仲通能接人士人士願居其選官頃之為吏書衣冠傾屬梁書時皆推美

李尚書又王尚書丘崔賓客沔掌吏部皆獲當時之美

三世吏部

謝舉字言揚掌吏部舉祖莊於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梁書

五人尚書

謝莊子肫肫子淪淪子覽覽孫温六代五人皆為吏部尚書同上

先選德行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進用多稱職吏見隋書好抑文雅

唐戴胄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此言本傳

一時精選

唐九齡入相用嚴挺之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為一時精選分紀

十年進拔

韋時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成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云何子初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遂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

當舉此人

吳隱之字處默有孝行母亡每哭韓康伯母輒泣涕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要晉中興書

始得此人

韋思謙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叙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遂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法不如毛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代更舉阮

魏廡疏字子家為吏部尚書魏文帝使疏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疏舉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並

魏志

率人以儉

魏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選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執心平當

晉劉雄字公平選吏部尚書執心平當本傳

稱若神明

梁范雲性機敏且善屬文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寄任隆重書牘及要案賓客前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明拜人莫不服其明瞻職官分紀

止談風月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居選官彞倫有叙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曇求詹事官勉正色答曰今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本傳

清通簡要

鍾會見王戎裴楷總角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是時天下無復滯才劉義慶世說

周謹廉素

大康四年治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果整周謹廉素以道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晉起居注

不受一錢

晉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食素不受一錢於人本傳

不受餅金

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一人求官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本傳

饋餉不受

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私財餽餉盈門一無所受南史

遊處不雜

袁昂雅有人貶金遊處不雜為吏部尚書梁帝謂曰齊明帝用鄉為黑頭尚書我用鄉為白頭尚書本傳

一字拔人

蔡克居選官有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王衍書曰蔡子充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正選官曰山子之言驗於今矣晉書

三為此職

謝舉遷吏部舉祖述於宋代再此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本傳又唐常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與之

佩玉乘輅

晉令吏部尚書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佩囊篋鼻筆

尚書佩契刀囊執板笏簪筆袁子正書

毛玠柴車

毛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真實斥華偽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民到于今稱之行狀

褚炫紙帽

南齊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南史

李肅題目

李肅字偉恭善論臧否得中甄竒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人服之擢為選部尚書舉選號為得才同上

山公啓事

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同徧內外而並得其才除尚書僕射領吏部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必啓擬數人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山濤傳

備儀注禮

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召諸儒論新禮殺輕重弘所立議衆推服之三年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乃不拜讓弘須之間儀注悉備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隋書

作者課法

盧毓為吏部尚書文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鄉者乃可前此諸葛誕鄭賜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謂帝疾之詔選舉莫取有名者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盧毓曰名不可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王者正以循名按實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混淆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作考課法

被召即拜

晉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拜乃以王德惠代之惠被召即拜未嘗接見客有與書求官輒置書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事雖異而意同南史

加祿先呵

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祿於人者每先呵責然後施行若美相眄接者必無所詣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問者悅服

與官嗔笑

謝莊代顏峻為吏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有喧訴常歡笑荅之時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

隨時浮沉

王戎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理一冤枉殺一疽疾隨時浮沉門調戶選

不許江總

陳孔煥為吏部尚書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煥曰江總有陳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太子深以為恨曰乃言於陳主將許之煥乃啓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陳紀

獨識漫漢

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狼賊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以不識鄉漫漢驚服三國典畧

下筆招怨

郭祚為吏部揚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當時每招怨言

搖扇薦聲

元順為吏部尚書時朱暉素事高陽王雍欲以為廷尉評頰頰托順順不為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以身成命順搖白羽扇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士勦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

不署紙尾

宋廢帝時蔡廓為吏尚書徐羨之謂傅亮曰黃門已下悉委蔡自此以上固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建康實

隨而下筆

唐裴光庭為相兼吏部尚書與中書令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光庭卒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秉筆當除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揚再思曰甘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唐書

舉扇一揮

蕭子顯為吏部尚書負才氣見凡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衣冠切恨之齊書

謝眺慙色

初謝眺告王敬則敬則女為眺妻常懷刀以投眺眺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績嘲之曰鄉才人無慙小已但恨不可刑于寡妻眺遂有慙色梁書

修義失色

元修義選吏部尚書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小大皆有定價時高居者先叙上黨郡闕遂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對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

官有定價

元暉遷尚書納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中都一千小郡五百北史

士不問賢

崔亮後魏時為吏部尚書為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
同前

人中作市井

袁真為監軍范立平為吏部尚書坐語袁曰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立
平卿何事人中作市井語林

後主借鼓吹

梁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答曰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
紊我朝章欲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

帝問何先

宋葉顥權吏部尚書乾道九年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他日帝曰吏部
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又問卿當官以何為先對曰以公忠為先帝曰
卿宜無忘此二字後五日除簽書超一日兼參政楊誠齋集

上夔有序

宋晏敦復為吏部尚書上嘗嘆曰敦復疑重剛方當公介然行總有序擬

發清明事無奸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周平園集

諫屏鞠戲

陳俊卿謚正獻召為吏書時上未甚外鞠戲公上疏力諫入對上迎謂曰
前日之奏備見恣謹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拜同知兼參政

因論耗費

吏部尚書張壽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酷良醢以奪官課教坊樂
工負數日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于君明日罷
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中興系年錄

古今類集

雜著

吏部尚書廳壁記

孫述

吏部尚書在周為太宰之職其建設徒屬敷陳事典則周官備之矣秦滅
古法始置尚書漢增其制創立選部故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是以魏
改選部尚書為吏部尚書自晉宋至于北齊皆因之宇文朝依周官置大

冢宰卿一人蓋其任也隋革周制復曰吏部尚書皇朝龍朔二年改為司
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又為
吏部尚書綜九流之要為六官之長位尊任重實在於茲自武德以來多
以宰相兼領一彼一此更為出入才難不其然乎皇帝在位之二十二年
缺其官選于衆乃命武都公自兵部尚書拜焉公地惟宗英才則人傑忠
孝自律矜嚴成憲式是軌度諒于衡石國之利也所及遠哉天監有唐俾
多吉士踐此位者四十八人嘉名已著於國史故事宜存於臺閣繫以日
月自得春秋之義記其代遷更是公卿之衣以備官學列為壁記焉

為李景讓天官尚書表

李嶠

寵命載臨震悸交集鞠躬自覲屏營無措中謝臣聞俊又在官百揆所以
時叙名器安假九流於是咸曠事閑隆替義難忝越臣才疎行缺學淺智
空十舍無千里之資一經乏三冬之教徒以遭逢昌運玷膺籍符幸雨露
之曲成遇山川之廣納遂得差肩冕紱比跡流品出入臺省周旋階閣鏘
金鳴玉坐榮枯朽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自忝司衡鏡亟易星灰雖智力已
窮而清通未效朱紫多紊涇渭莫辯宜其抵罪觸網稍清官謗翻乃假寵
增服更垂天獎是用荷恩內訟以榮為憂且夫八座位隆五曹望重典南
宮之喉舌象北斗之樞機式資藻鑿參入綜實實自非孝先亮直彥輔公忠
山濤之簡靜篤素顧譚之心精體密何以對揚天哲厭塞人望顧斯政本
實總國彝豈臣庸愚所堪尸忝伏願迴光寢照返汗收恩察臣由衷之請
矜臣陳力之議則朝端允穆天下至公四始輟在梁之譏六爻無負乘之
累矣無任顛懼之至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樓鑰

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位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事亦叨八座
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剔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修門年除歲
遷寢踰於始望寢驚夢愕屢蹈於危機惟茲瑣闥幾更月琯遇事輒發徒
自積於怨仇忤旨為多方自虞於呵譴敢期睿獎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
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青於東觀乃視草於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
之不貧伏望 皇帝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直賢裨退服於舊班庶漸伸於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樓鑰

充真瑣闥自顧罔功撮長銓曹勿蒙誤寵仰皇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
 中謝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實為八座之聯非素推公
 方不足以杞吏奸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厭輿論雖黃繖之下無參異同而
 搢紳之流鮮不關係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
 徒泥古一為文郡三人脩門久侍上皇愧愚衷之無補親逢嗣聖荷褒擢
 之有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敕謝李藩之器俯徇芻蕘之論屢寬斧鉞之
 誅去省眼者五年遂躡登於冢宰離班心者一載遽首列於從臣禁林兼
 內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回頒御府之龍衣益之鞏
 帶駕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鞍但喜悅親之私敢云稽古之效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剪舉才踵登持橐之選優容棄物獨負
 改竿之慙宜黜而遷以榮為懼臣敢不深恩僥冒勉竭疲庸為山公啟事
 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

道

與趙尚書書

朱元晦

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
 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小有回屈士
 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
 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為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
 之事蓋有其難於為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
 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
 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
 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
 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
 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為不久
 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
 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睚眦偵伺以希

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衆所稱以為當舉而得之者也而况於其學
行蘊玄奧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
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
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明公
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為明公慮之而
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
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為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誦指之中則
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回自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申賀禮
而亦不敢為無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為國自重

○吏部侍郎

歷代公事 吏部侍郎 周之少宰 大夫也 漢以來尚書侍郎今郎中之任
陸卬兄弟為相代兵吏部則六侍郎也 煬帝三年尚書六曹各
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四品以下銓補多歸之 武德初因
隋舊置吏部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九品選龍朔二年改

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初改為吏部侍郎光宅初改為天官侍郎神龍初
復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六部侍郎至德二載復為吏部侍郎
本一員總章二年加一員以裴行儻為之本員為中銓新加員為東銓
通典云唐列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
郎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一為東銓 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

郎左選 元豐初御史書置言天下選人名在吏部者且萬人索其家牒
以式在籍時將改官制先詔流內銓稱尚書吏部官制行歸吏部侍郎
左選以三班院歸吏部侍郎右選 三班院舊例置局禁中嘉祐間出之
熙寧三年罷主部元豐初又詔與審官東院流內銓各省注簿一官制
行歸吏部侍郎右選侍郎從三品掌文臣未改秩者凡始命或有殿負

皆試而後選若應遷格則團甲同郎官引見於便殿稟奏改官右選掌
武臣未陞朝者凡所任而試不中等及已入官而未應選者皆勿注正
闕若選路分都監將官閣門祗候都總管司承受皆以名上樞密院視
朝入閣則執文武班簿對立官制尚書侍郎通治曹事奏事則同班惟

吏選分領四選有所論奏則各以選事同所隸即官上殿續會要初置

二自蘇頌左選李承之右選天元仍唐宋制置吏部侍郎

詩小宰之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周禮司小宰之職任佐

平邦典選重朝倫察我密啓屬於清鑒當勵濯纓之操不遺刈楚之材晏

公類要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爾

其以裴王崔毛為心白集柳公綽制用解樞機之務俾居行鏡之職唐太

詔令掌銓衡之品藻宜叙九流楊億代表吏部典掌選舉至於所屬之官

有行封爵議勲庸稽功課之事咸以咨焉侍郎實二其長可不重哉南曹

擬制夫以天官之二治夏鄉之選簿書繁重條格紛委苟非其人則士之

失職而無告者多矣東坡集天官四銓總覈人物澄清流品除孫覺制文

昌二卿位次八座陸佃制吏部古之天官而侍郎小宰之職曲阜傳堯俞

詩句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注見妻為吏部侍郎銓選平允上星辰以

言其親帝之旁杜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舊

注南宮為禮部非也按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行太微三公之庭將相執法

郎位眾星

詩公事實

銓衡之任

唐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通典

銓綜之司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子寔為河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

時馬載為吏部侍郎書曰無乃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

振理風俗也

典選十載

楊纂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人論

稱為允當

典選六年

唐席豫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預典

唐文選卷八

卷八

十一

選六年有令舉又盧從原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檢摘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並唐書

四代居選

房穎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至穎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分紀

旬月即拜

何廣字伯始舉孝廉天下第一旬月拜吏部侍郎

賜鏡以表

高唐馮為吏侍凡所銓綜時稱平允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精鑒焉

改職又除

唐崔玄暉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卻絕請誦頗為執政所忌轉文昌左

丞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

此欲盛為貪惡爾今要卿復舊任又命天官侍郎

大革前弊

唐宗璟為吏書與侍郎李文盧從原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叙

不省私書

孔緯字化文權要有所私託書盈几一省並唐本傳

韋陟風采

韋陟遷吏侍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摘辨無不服者

裴稽風神

晉裴稽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謂之玉山照人

孝基知人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謹絕倫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如

賞異後以為知人隋書

行儉知人

裴行儉為吏部侍郎與選有知人之鑒見王劇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

當掌銓衡之任後劇果為天官侍郎味道至相位

獎用孫張

王立遷吏部侍郎與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孫逖張鏡微皆一時茂秀

掌選韓元

吏侍鄭果注韓思復為太常博士元希聲為京兆士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選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唐會要

前有裴馬

唐裴行儉馬載為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馬

後有盧李

盧從愿睿宗時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精心調理大稱平允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稱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弘景嚴正

韋弘景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正不敢干以非道

岑義勁廉

岑義進吏侍時崔湜鄭愔及李元恭小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為時議嘉仰並本傳

汰擇士類

溫彥博遷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眾訟牒盈庭時議頗譏

甄別士庶

陸彥師為吏侍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同上

識刀某姓

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刀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名此必刀某也省內以為神明會要

令裴畷朝

溫彥博為吏侍有選人裴畷被放乃自贖於彥博稱解嘲譎彥博即令嘲屏牆畷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慚而與官唐新

李下無蹊

李知遠知選吏肅然歛手又號李下無蹊又李又進吏侍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本傳

李士多附

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撫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與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附之

與邊遠官

唐崔郵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郵曰資序相當間以為治之術見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朝廷遠近皆願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尋拜吏部侍郎

便江南選

唐興元初劉滋為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言師興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不得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奉職並分紀

開門無禁

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采芾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衡得所賄賂不行奉朝服歎

選才得宜

劉林甫貞觀初遷吏部侍郎初赴選者以十一月為始至春即停選林甫奏請四時听隨到注擬當時咸以為便特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選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選齊志

人推強直

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

朱紱承榮無宜拜卧時人推其強直

帝謂勇決

隋楊恭仁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畧與玄感戰於破陵大敗之軍旋煬帝召入內殿謂曰我聞破陵之軍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

吏不容私

蔡北海先生宗禮維楊兵革之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公再執銓衡時為吏部侍郎熟於典故衣冠調集與朝政公革討論漫無成案可放者公據該審徐出一言以決吏不得容其私詔重刊七司條勅公所建明悉著于今自是省府除授皆有案驗李益能撰行狀

吏不得肆

洪文安公遵字景巖公為吏部侍郎心是選人諸曹改秩予奪一出吏手公乃隨事疏理吏不得肆言行錄

陳堯咨孤寒

陳堯咨判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奉乃得改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而升擢之仁宗實錄

孫論優伶

孫逢吉字從之進吏部侍郎朱公熹之去公力救之侍郎彭公龜年補外又言不應為近習而逐正人一日會食部中或報主喜除閣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於內庭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汚清選當抗疏力爭否則於經筵論之飛語上聞內批為郡樓玫瑰集

厲色必容

苗晉卿知吏部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為姦賄賂大行

點頭更擬

蘇晉為史侍裴光庭知尚書事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侮已出晉汝州刺史

高枕而卧

許子儒以孝藝稱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委令史勾直以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時云勾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為口實

非錢不行

鄭愔掌選賦污狼藉有選人繫百錢于靴上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謝轉吏部侍郎表

歐陽脩

驟膺渙渥備歷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贖重乎今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幸未通於原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眾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職而屬大橫啓此嗣統膺期方為政之清明思百度之修理內量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

慈曲被宠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政世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施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恩踟於望表亦宠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代謝吏部侍郎表

樓鑰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墻莫避臨谷增危中謝伏念臣濩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於菽水故嘗希望於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召猥廁內朝之鶴列親覩上聖之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幕無婉畫之可稱將今虜庭幸歡盟之復締冒柱史詞臣之選兼宮端室牒之司初無左右之先容盡出聖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天官一新龜紫之榮仍假銓衡之長莫回成渙徒激儒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虛以受人明於分職憐臣孤立於官路借以未光謂臣曾歷於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雖素之嚴吾之吝簿書期會庶免追裴馬之名

謝吏部侍郎表

劉浩

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優渥撫已兢慚中謝竊以
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名肇
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真才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
特荷哀憐俄擢寘於近班獲預聞於機要事 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
之欺仰 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織埃之補未正空餐之責遽叨越次之升
靖言思之可謂幸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隆維志道廣用中欲多士
之無朋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爰率斯心俾祗厥
序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厲猷為念此餘生實神聖之再造誓殫綿力稱宏
祿之殊私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

吳永叔

渙若出綸震于開命宥以甘泉苞後 以待臣為邦家之光選部典銓以小
宰為人物之鑑匪疇宿望曷稱親除 臣者猥自遐陬躡登朝序才能甚
短如鼎之不可以柱車文體近浮如玉之不可以為穀偶值清朝之更化
忽陪群彥以同升繆當記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
容紅燭燃窓兩被傳宣之宥雖曰儒士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蒲
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 陛下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倘冒承
於殊渥恐交噴於煩言伏望 聖慈俯矜愚悃於贊書之未出擇髦士之
攸宜庶安私情允愜公論

第二辭免狀

吳永叔

重惟吏侍之選實高諸曹非知人之明不足以鑑裁流品非秉法之正不
足以檢梏吏姦比者某共貳之初以卯退朝以辰入局典吏抱案選官滿
庭愛惜分陰僅可區撥而才不周於繁劇智不足於眇綿以所不能之人
居所甚重之職因循之久易生垢玩豈圖異渥復畀陳人若貪恣息榮冒
昧以覲則必以庸踈抵於曠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得從寢免庶幾上不
以累聖鑒下不以益愚分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申省狀

洪咨夔

蒙恩便蕃聞命兢惕竊以詞垣四禁稽緩為先選部三銓繁劇尤甚專掌

尚虞於弗暨兼官必至於多違伏念某忝問空疎材識諫陋領內史之職
率乎一而未幾參小宰之聯共其二以何有雖代庖而越俎將毀瓦以畫
墁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御馬不容於窮力而牧羊每患於多岐俾塵舊
官亟寢新命少安愚分實戴隆私

謝吏部侍郎表

周必大

嚴近叨居夙負疎官之責武文迭試更膺換部之榮袞衣頒在筭之珍寶
帶錫章身之寵仰慙主眷俯愧輿言臣某中謝臣聞古之銓綜存乎人今
之銓綜一於法存乎人固可以得士然其弊也嘗由予奪之不公一於法
固可以滅私然其弊也或致賢愚之同滯而况簿書紛若胥吏雜然苟稽
察之弗精將混淆而莫辨欲酌古今之中制當令人法之並行庶稍戢於
吏姦亦少伸於士氣豈容虛受以累明揚伏念臣性鄙習迂志卑才下早
親翰墨窮為書生陳腐之談久侍軒輝初之禁從論思之語引去則殊私
之未報欲留則高位之難安方進退之靡寧忽選除之下逮肺腑抱履冰
之懼面頰形撻市之羞被此光靈若為稱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行

不息日照無私知人非善帝之難巧壬奚患選衆有臯陶之率枉直自分
夫何一介之臣乃冠貳卿之列臣敢不遵承法令振拔滯淹雖微冰鑑之
明上禱睿折姑守權衡之信仰助公等苟不辱知斯為報國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孫觀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宥恩深厚小已凌兢
中謝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
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于戈倣擾之餘一時水火
焚漂之後千瘡橫潰三窟旁穿世號把權坐朝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
曹然官不即工但直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懦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
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攬轡而上粗有意於澄清奏刀欲前了無施於
盤錯室慙綿力實負初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一清多士之源偶以乏才
遂當殊獎圖難有欲速之戒矯枉在馴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儻遂愚公之
志效涓塵之報庶逃黜伯之譏

○吏部郎中

歷代沿革周官大宰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秦有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尚書郎初後三署即次補之初入尚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後漢置吏部郎中職在選掾魏晉用人妙於特選其諸曹郎功高者遷吏部郎中歷代品級皆高於諸曹即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郎第六梁吏部郎品第四班第十一陳因梁後魏北齊吏部郎品正第四上諸曹郎品正第六上後周依周官隋煬帝改吏部郎為選部郎唐吏部郎中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一人掌小選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復分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未入九流故謂之流外銓宋元豐官制行置吏部郎中四人尚書選二人侍郎選各一人參掌選事而分治之凡序位有品選官有格分任有職寓祿有階皆以事稽攷審覈其狀質成於長二而後行焉建炎三年詔三選各一員大元仍唐宋舊置吏部郎中二人

乃統胥徒是稱小選席子楊仲宣碑六官之屬曹郎首之白

集除李見制參我六典冠于諸曹云有簿書以旌淑慝擇刀筆以決臧

否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公是賴並同上銓衡庶品歷選實

六備表才盛居東之佐禮處司南之重高選髦士以分劇曹常集郎負外

制天官之屬號為劇曹初察王琮制任參六典選重一時類要尚書正本

而吏部天官綜叙羣才以成天下之治郎於典領其選甚高南豐除曹稷

制

吏部提英鑒片善蒙采錄黃山谷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

石諧思逐風雲上梁沈約悼齊謝朓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

裴度柳公綽俱為判官公綽先入為郎度以詩餞云

古今事實

超遷郎中

後漢吏部郎典劇多超遷者

稍遷郎中

齊庾杲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曰是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稍遷吏部郎中參選大事齊書

舉一吏部

後魏度碩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為武舉一吏部即合即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亮為之亮曰參選事垂三十年廉謹明决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辨

覓一吏部

褚亮每屬桓彝覓一佳吏部彝曰與縣宰徐寧海岱清士即遷吏部

崔亮明决

後魏漢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為朕舉一吏部即合即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為之亮字敬孺自參選事垂二十年廉謹明决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辨北史

劉鼎風稜

劉鼎清太中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五代史

阮咸寡欲

山濤舉阮咸為吏部郎中曰清直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世說

陸佳正人

吏部郎典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乃當能正人議却杜點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陸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當審有可用者否山濤啓事

設長名榜

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長名榜自此始也選舉志

定朝儀令

後魏鄒淵博覽經書太祖定中原權為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也

傾朝送別

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又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中非閔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從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敢相窺

百姓追送

褚翔為義興太守徵為吏部郎去部百姓老少追送出境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囑易意號為平允選侍中

庭植嘉樹

顧憲之為尚書吏部郎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爾後果為此賊

師為模楷

隋李德林為吏部郎陸昂命其子如德林周旋誡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為模楷

尉得遷官

晁摘之字無咎為吏部郎中有嶺外尉為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其賞持之不決尉客示久窘甚詣公訴之公憫然一日當奏郎為上之七日得遷官於是吏長服部無留事下朱錄又見張文潛集

上常目送

曾肇謚文昭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而已楊龜山撰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郎中廳壁記

獨派及

太微五帝星座後五星曰即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中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

顏弓六鈞不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卽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地亦尤
刀劍之刃未嘗屠犬牛切大玉則雖曰我且以為鑲鉚人尤疑之由其塗
而升驟必環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七八諸曹卽莫敵也
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蒞厥位徃歲公為外卽也東曹胡
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今也來思八法在手操割成
務彌綸舊章厥如初政常以前哲軌躅我之韋絃而武德以來解署鼎新
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
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右座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之
先後冠於其首以為志云

○吏部負外卽

公革周官大宰屬官有上士蓋今負外之任也宋百官階次有負外
卽後周依周官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負外卽一人
以司其曹之籍帳品從第六謂曹卽本負之外復置卽煬帝三年廢尚
書諸曹各置負外卽一人吏部置二人唐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

改復宋尚書諸司負外卽正七品大元置吏部負外卽二人

曹唐六典吏部負外卽掌選院謂之南曹其曹在銓曹之南故謂之南

曹唐六典吏部負外卽二人掌文選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材其投試銓
注與流內畧同謂之小選唐百官志

曹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享調與金石諧恩逐風雲上梁沈約悼齊謝

曹吏部提英鑒片善蒙來錄黃山谷今日君先捧紫泥柳公綽與裴度俱
為判官綽入為吏部卽度作詩餞云

吏部省眼

唐吏部卽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負外卽二廳先南曹次廢置舊說吏部
為省眼分紀

南宮省目

韋陟字商衡為吏部負外卽是曹在南宮為省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
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叙稱美

唐崔郾姿質秀偉神清重雅人望而愛之為吏部員外郎奸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不至留滯叙之美為時所稱

判析有條

唐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條奸吏氣奪號為神明

簿最詳緻

韓況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吏事在南曹五年簿最詳緻

吏事第一

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度敏識強記精覈文贍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銓制官吏

唐皇甫鎛為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二年頗能銓制官吏後改為吏部郎中

旌別能否

唐牛徽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俱濫吏為奸弊每歲選人四千餘人微性貞剛特為起請由是銓叙稱正能否旌別物議稱之

恩制吏奸

紹興三十年以劉珙為吏部員外郎珙在銓曹時苦吏為奸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復清選部

劉崇望字希徒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為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

朕欲見父

陳傳良奏事入修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父矣知卿抱直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

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 樓攻魏集

上為矍顧

張弼召為吏部員外郎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弼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為非取之民公對曰今州縣財賦大抵無餘不過巧為之名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弼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乎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閱實如弼言即詔罷之 楊誠齋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浸劇國家紀律昭明官修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谷下啓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托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乃

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推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多士必屬耳目焉以其公私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侷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明闊畧靡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瑕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敏資風神豪爽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充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一右諫列議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行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軍宰小宰罷退者不讀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刃不顧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谷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立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應給制誥

應給制誥

舊司封

應封蔭

贈遷

歷代公華

舊主爵郎中置主爵郎中一人

文帝為主爵寺郎煬帝比

為主爵即唐龍朔二年改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加光宅元年改司封
郎中神龍元年復故開元二十四年復為司封宋於右掖門置院四司
誥身案並集于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中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
置官司於省內凡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
部王公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將校誥身及封贈官誥院
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元封五年行官制
文武誥身屬吏部蕃官誥屬兵部封贈及命婦誥屬司封加勳并將校
誥屬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吏人隨事隸本部七年併司封司勳
誥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
尚書右選主管大官元年復置尋改為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
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照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鑄印
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為文建炎以來因仍不改大元無專曹官封誥
以令史分頭掌之

辭書要語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凡爵九等唐官志封爵之恩

施於內外國之典也主以即吏寵秩甚優曾南豐除王祖道制宜寵左曹
之秩用優主爵之名胡文恭制

公事實

執秩

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注執秩主爵之官左傳

典封

後漢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使與諸侯封事本傳

公權入奏

唐柳公權為司封負外郎入奏帝曰見卿筆蹟久矣因問用筆法權曰心
正則筆正乃可法矣本傳

孝武同省

貞觀中韋孝武為主爵郎中與兄弟同省時號三列宿唐史

上科舉議

宋王介甫用事議論素異還朝宣之官誥院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

公議上悟曰吾故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

蘇軾集東坡

此代言手

宋京鏗字仲遠參政龍茂良薦公于孝宗轉主管官誥院先是茂良帥豫章日得公牋奏之文奇之曰此汪彥章代言手也充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為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召見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

楊誠齋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官誥院題名記

虞似良

士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凡除授誥命必繇院以給之則君是職者為甚重而不輕矣故謹其付給而守其貳令視他司為嚴唐制百官誥身分掌於其所部文則吏部掌之武則兵部掌之宗室命婦司封掌之考校勲績司勲掌之國初悉因唐舊置院於右掖門之左凡吏兵封勲四司之告舉集諸此淳化五年始專置局命中書舍人一員提舉而以朝官一員判局事於是職任踰重元豐改制廼以文武官誥身悉隸吏部而以蕃官隸兵部崇寧大觀或置或不大抵廢則皆歸吏部右選政和復置院仍差主管官二員中興以來因仍不改然自紹興至今四十餘年中聞官吏殆無有記之者名氏到今漠不可見事之因循苟且豈特此哉似良不才承乏是官思有以紀會同寮魏君相與討究自倅僊而下得五十五人勒諸石庶使來者尚有考也乾道七年十月既望記

官誥院續題名記

丁伯杜

誥院題名石昉於乾道七撰紹興改元易而大之紹定辛卯之秋鬱攸為診屋與石俱燬營建既新亟求舊題副墨壽之石立新石列為二經始於趙君與警成於林君果謂余曾居是官諗識之洪惟皇朝以名器砥礪天下士命詞於西掖而受給於誥即要使爵德賞功之意雷行域中光被萬物所係亦大矣在昔名公率多發軔于此不但伉台衡侍從案登要路為足垂祭其人節行著聞其人勲業赫奕一目畢見使來者知所勸是亦補

助教道之一紹定六年十一月既望記

官誥院續題名記

汪詢之

乾道辛卯官誥院始創題名石易于紹興庚戌燬于紹定辛卯今江淮大
使官文趙公與憲來厘厥職爰立二石鴈行之后二十七年至寶祐六年
石當續僕適承乏乃暨同僚姜君士龍闔辭以諗于公公指楮二千緡佐
其費及在外麾節之曾君是官者致功各有差於是石續而三矣恭惟國
朝以好爵靡天下士文武之臣各以其職受命而榮辱予奪之機迺寄於
盈尺之誥司存顧不嚴且重歟凡得策名於石者當以羔羊素絲之詒厲
其節以網衣惡文之質養其才又以朝廷之所以懋德懋功者自懋其器
業使前者規後者隨輝聯光映聲壑實流國家將於是有所賴焉豈直能大
其官而已是年五月既望記

勳封

應封食邑實封如王一萬戶郡王五千戶之類又親王公主應國
封號之類○舊司勳

歷代公華周官有司勳上士一人凡有功者司勳詔之後周夏官有司勳

一人掌功勳之賞隋文帝立司勳侍郎二人煬帝改為司勳郎唐武德
初為司勳郎中龍朔元年改為司勳大夫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
有二等十二轉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凡有功之人合授勳官者
皆委之覆定然後奏擬司勳掌賜勳定選錄用世勞凡官吏軍民應
賞而隸有司施行者則審覆而駁其謬誤大元無專曹官有勳封科以
令史分頭掌之

評書與

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

庸事功

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賞無常輕重職功周禮學校定勳績

論功行賞

職負令

古今事實

詞人稱首

唐張九齡遷司勳員外郎張說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本傳

郎吏得人

唐張循憲薦張嘉貞奏對侃侃武后悅擢循憲司勳郎中州上得人時功

狀盈几郎吏不決嘉貞以為詳處廷無留牒張嘉貞傳

論安石配享

宋趙忠簡公鼎字元鎮公為司勳郎官乃言自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尤配享朝廷而京黨未族何以收心而召和氣哉言行錄

遠秦檜擅事

宋陳文正公康伯字長卿自公為郎時為司勳郎官秦檜方擅事公雅有素乃澹然其中檜雖稱公靜重常越用他人公不以為意在省五年始為軍器監同上

考選科

諸科選 文資選 右職選 宮中選 諸司選 除由 磨由 司計 監當官別置外選。舊考功

歷代公選曹郎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元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書考課諸州郡魏尚書郎曹有考功郎中一人宋齊並置功論郎中梁有功論侍郎隋文帝

置考功侍郎煬帝改考功郎唐龍朔改為司績大夫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試貢奉人貞觀以來乃以考功員外郎專掌貢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移貢奉於禮部而考功員外郎分判而已宋考功判司事一人以帶職朝官或無職事朝官充凡考課之法分隸他司或以他司專領本司但掌覆大常擬謚及蕃府州縣官流外較考之事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總會要初除蔡峒蔡京職畧掌文武遷叙磨勘資任考課之政令凡命官隨所隸選以其職事具注於曆給之於其屬州若司歲書其功過應升遷選授者驗曆按法而叙進之有負殿則正其罪罰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改服色者以年勞計之應謚者覆大常所定行狀報尚書省官集議以聞凡立碑碣名額之事掌之舊置考課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辟大元無專曹官有考選科以令史分頭主之

詳書要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善惡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

百官志及功臣家傳碑頌誅謚等事同上主羣吏之課而尋其誅賞郎方
天臺任屬尤重曾南豐除蔡京制計羣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引
列於左曹又除呂和卿制

詩句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清身健好朝天白樂天送霍考功

古今事實

鶴駝

唐考功員外郎廳事有薛稷畫鶴宋之間為贊西京雜記

南曹見後裴請事

挾印赴行在

唐裴諝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諝徒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上曰疾風知

勁草本傳

墨書絕吏奸

唐王徽轉考功員外郎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奸多有措改徽曰
僕射請以墨書

鄭澣敏識

鄭澣為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者澣探得其
情條奏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分紀

仲舒文名

王仲舒有文名遷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

辭判精密

裴瑄遷考功員外郎侍郎鄭珣瑜考校辭判研覈精密官值才實

典選平允

嚴挺之開元中為考功郎中典選二年大稱平允並本傳

進繼清明

席豫遷考功員外郎進繼清明拜吏侍元宗曰卿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
授

黜陟詳當

趙宗儒傳貞元六年領考功事黜陟詳當無所回避

不避權倖

穆宗即位召李渤為考功員外郎校定京官考不避權倖皆行黜陟

務覈實才

唐王后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異時多請託任務覈實其才

吏無以欺

王仲舒弘中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韓文正公神道碑

人以為便

考功員外郎魏在字邦達守監察御史在考功郎選案牘不存吏緣為

奸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柳往返輒經年任請細節不圓處悉先放

行人以為使中興系年錄

非蘇不可

韓休作蘇題集序云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

蘇君不可遂拜考功員外郎

得王遂請

王信字成之權考功郎有選人張公選初一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復

令杞之公鈞察其故吏怖服又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賂為道地趙衛公

為工書以囑公持弗聽已而轉臨天官閱審成績捐掌愧嘆嗟激不已至

白于上前他日上謂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選者私相詰指

為神明全上

謚改文莊

宋劉敞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

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疏三上仁宗為更竦謚曰文莊東都事畧

古今文庫

律詩

送考功崔郎中赴闕

白居易

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着鞭

詩話

專心均考功

唐王尚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華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降膳部負
即微有惋悵張恭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工誰知脚腓膾却落省
墻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

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二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鄒可張訂刻

六曹部

○戶部尚書

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
 輸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
後漢以民曹主繕
 脩功作當工官之任**魏**有戶部**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國支計
 又置左民尚書**晉**初省之有度支皆主筭也惠帝時有右民尚書**陳**
 置左戶尚書並掌戶籍知工官之事**後魏****北齊**有度支尚書**後周**置地
 官府大司徒卿**隋**初有度支尚書則并後周民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
 支為民部**唐**因之貞觀改為戶部龍朔改為司元太常伯光宅改地官
 尚書神龍復為戶部**宋**初除安壽為戶部尚書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
 馬光欲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而舊三司財用事有在五曹寺監者



並歸戶部則利權歸一詔尚書省立法左右曹錢穀尚書兼總使周知其數量入為出而制國用元仍唐宋舊置戶部掌民籍貢賦官吏俸祿府庫倉廩歲計支用權衡度量法式坑冶錢幣寶貨恩賜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尚書為之長

群書要語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會土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有施十有二教焉同上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周禮注大司徒齊戒受質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記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同上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舜典農父若保酒醕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周官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君牙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緇衣序祝鳩氏司徒也左傳地官理財能制於

輕重唐太紹令崔羣制掌司徒之邦教制民曹之地征綜事帥屬居其要會幹時通才始可典領常集制昔元凱之處斯職法司施行者五十餘條以資當時之急同上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莫不織成都邑編緝氓黎設九土之綱維成四方之管轄班固申大牙之制疆場綺分應璩論馬齒之規井田鱗次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十倫並掛三年之籍張鷟集注西都賦曰疆場綺分文云原隰龍鱗之次應璩詩曰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九等攸辨百姓以親唐制戶部之於中臺為周司徒之職南豐擬制民曹上卿同上序首曹於左輔咸奏類宜參司會之職以裨經費之方同上紫極八座非德莫居丹屏六曹惟賢是擇唐授李承嘉戶部尚書制亦總地卿掌會計而經國紀綱式叙征賦益饒崔鉉制及領地官且司邦賦會計事劇出納孔殷投利刃而皆虛委焚絰而必理裴瑒制

古今事實

明公展足

景雲中盧從愿為吏部侍郎杜暹注鄭縣尉後為戶部尚書盧有益州長史入朝杜立於上乃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藻鑑遂使明公展千里足

內相預政

王琚佐明皇平內難為戶部尚書帝於琚眷委特異預大政事號內宰相並本傳

拜官令早

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辛亥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歲遷自擇

唐高宗以竇德玄舊臣自殿中少監為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又任十餘人皆帝自擇要會

在內七年

晉杜預在內七年捐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之

主計八年

唐王紹進戶部尚書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政事多闕訪紹亦未嘗一言漏於人唐詩

兄省許入

劉洽為御史中丞漑為左民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合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評決乃許入漑省亦以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從兄同榮

唐鄭善果為明部尚書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璠在其數時以為榮分紀

張華王佐

張華為度支尚書有王佐之才

杜預武庫

杜預為度支尚書號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並本傳

祿給白衣

祿給白衣

梁何胤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于若耶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歸讓版使

常煥辭判戶部歸謂甥姪曰已讓版使矣佳話錄

清儉不改

晉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祿讒留身糧餘悉分賑親族本傳

清白自修

劉旣為左民尚書澹美風儀善容止所至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梁書

鄭有善績

唐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

崔有風望

崔從字子又為戶部尚書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本傳

掌計何憂

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頽問左右曰有兄風否荅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轉度支尚書晉安平王孚傳

備物置用

杜預為度支尚書內以利人外以救邊備物置用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儲義倉粟

長孫平開皇三年為度支尚書見天下州縣多隴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書

掌戶口政

唐戶部尚書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凡徭賦職貢之方經費調給之筭藏貨贏儲之率悉以咨之六典

改授刺史

唐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好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潞州刺史

少息貪吏

國朝李常字公擇號山房為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措足之患度幾少息長編

作會稽錄

李常為戶書作元祐會稽錄三十卷本傳

置裁省局

韓忠彥字師朴諡文定召為戶部尚書時元祐會稽錄初成入狹而用廣忠彥憂之因言歛節財用遂裁省冗費置局於戶部本傳

古今人集

雜著

讓地官尚書表

李嶠

無涯之恩忽降霄極非據之惕坐驚寃宇某中謝臣少無奇志長乏異能短步非疾於驛騶翺飛自同於燕雀逢聖神之再造屬天地之兼容鄭璞齊竿竊混聲價秦冠漢綬叨踐名級步鴛池之清切陟鵞渚之便蕃出入五臺周旋三閣行膺負重之任遂服專車之寵萬機損益蔽於庸陋之心百揆謨猷滯於膏肓之疾爰發皇揆特留宸眷假優閑之秩雖入杏壇參翊亮之謀尚和梅鼎徒延舟楫之舉竟微股肱之效挈瓶之智患在於空虛瞰室之災懼深於盈蒲方陳骸骨之請遽荷雲霄之命負乘之責前謗未除忝越之譏後恩仍及還振蟬蛸之羽欲參龍鳳之行赤紱妨賢物知不可素殮得位臣亦胡顏况八座樞機五曹要劇上儀七星之象旁理萬邦之教自非元凱之明允忠肅陳韓之敦璞淳深將何以釐正版圖擾安邦國臣之淺狹誠則貪叨朝有典章敢叨非望伏乞回乾坤之曲澤收雨露之殊私廣訪討謨詳求棫樸更引食場之彥俾臨均土之司則受任得

材無慙振聳之美官方有序不失貫魚之次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真德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甚重自仲由之才聖門僅許以治千
乘之賦况如臣之不肖而使攝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
明矣伏念臣曩負罪愆衆所指目保全覆幬盡出聖君居間數歲而予之
祠奉祠踰年而畀之郡甫及下考遽師全閩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興
悠久之利不敢徇苟且之謀私願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賜
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
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自天仰惟

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在闕庭臣於是豈不願親近日月
之光筮跡鸞鴻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望聖
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用穆師言

再辭免戶書狀

真德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伏念臣雖乏通明之
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
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
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驚於闕庭盍即敬承敢云固
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夔門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
筭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或改司於間局或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
子之嫌器名增重下免僥逾之媿廉耻獲全

謝除戶書表

真德秀

十連竊寵媿藩閩之用功一札遄歸叨地官之進長班躡陪於踐斗俱深
重於履水中謝伏念臣素守朴忠濫膺迪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
榮自退屏於山林寔欲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悵去國之十年戀闕之
心為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流早蓋分符既復既還於舊物
青冥授越綉行仍忝於故鄉曾坐席之未溫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
於公道而彙征必萃於蔚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清朝之記錄且民部
周司徒之佳豈惟稽戶口於版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

要誤拜演綸之渥冒陞曳履之華退省驚疲曷勝蝨負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新親庶政以厲精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
洞察忠邪念臣嘗參紫橐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
臣敢不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慙源流本末之知事君勿欺願
竭獻納論思之報

辭免戶部尚書狀

孫覲

竊以群胡南牧大駕東巡奸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而至千官逃散萬室
驚奔芻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繒捐於寇盜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緒仰繫上
智之明振一時之絕之憂當重計臣之選各有司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
孰能披軼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辨是宜審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
或非其人誤國莫大於此如臣者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
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之令廊廟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
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才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
之傷猶有所不為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戶部侍郎

隋煬帝始置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為戶部龍朔二年改為司
元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侍郎**宋**戶部之職皆歸三司元豐官制
行戶部始總邦計置侍郎二員左曹五案戶口案稅賦案農田案檢法
案知雜案右曹五案常平案免役案坑塲案檢法案知雜案左曹除陳
安石右曹除李定紹興四年七月詔戶部侍郎二員通治左右曹職事
以權吏部侍郎劉岑有請故有是命**元**仍唐宋舊置戶部侍郎

唐書職官志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周禮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
華以從人望韓退之除崔羣制下制民產上經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
南豐擬制往副民部孰知汝宜同上俾參版曹之繁初寮制君牙之貳牋
表類地卿之貳爰委典司理財先示於簡廉利物每懲其聚斂唐太詔令
李絳周有地官小司徒佐敷五教魏置度支尚書以濟軍國之用政有餘
地然後廉之常集授戶部侍專判度之制善其職者為登大任中茲選者

莫匪正人白集

秩正貳卿

韋表微為中書舍人俄拜戶部侍郎職如故時自長慶寶曆國家比多變故凡在翰林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備承恩渥盛于一時

進為宰相

唐戶部侍郎有二員判使按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舉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群既相孟簡代之六典

四十位郎

晉潘孟陽為戶部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三歷侍郎

李元紘歷上兵吏三侍郎上令宰臣及公卿以下精擇堪為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乃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議得失以奏之上

大悅因賜衣一副本傳

議戶版利病

楊瑒為戶侍郎帝召大臣議戶版瑒言利病甚詳帝咨賞

叙歷代戶口

唐太宗問盧承慶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叙夏已後迄周隋皆有依據

獨無進獻

李絳為戶侍憲宗問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進入內藏是用官物以求結私恩上嘉其直

不受納賂

唐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父子俱卒諸孤幼小穆宗命中使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穆宗按簿甚悅君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計析秋毫

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

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白居易除張平叔侍制

詔視財賦

潘孟陽權知戶部侍郎詔馳驛江淮視財賦孟陽持氣豪倨所至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並唐書

開河疏諫

宋元祐五年主議者執開河減水之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諫曰臣為戶曹右曹云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在聖心盡罷其議

例外執奏

宋柳約字元禮權戶部侍郎感激奮厲悉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以進周益公集

財用非長

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判度支彥威於儒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

伏獵誤讀

蕭靈不知書嘗與嚴挺之稱伏獵為伏臘挺之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乎乃出之本傳

自稱老奴

唐張平叔為戶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嬖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躄玩狎即吏

嘗奏事畢降階復升上每笑容之在班列玩狎即吏譁肆無忌推鹽法請宰相為之使因自求樞機之任同上

雜著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蘇軾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

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奚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

謝除戶部侍郎表

蘇子由

掖垣清閑奉鈇槩以媮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為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朞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昇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為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偽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為邪試之劇曹冀其來效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筭之明稍寬民力之備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

再謝除戶部侍郎表

蘇子由

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中謝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閔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為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源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勸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

與戶部鍾侍郎書

朱元晦

喜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執事熹昨得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中間來使闕部喜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為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此來同安跼伏薄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

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即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使安元元為職除目既聞四方幽顯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泣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蓋喜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踣羸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切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况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依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詔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提刑下之州州取辨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

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當與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通貫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誑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繫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信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

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
承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
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
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其罪亦無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
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賓印祚之民夷獨受賜也豈
不休哉喜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
今也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補盛德之萬分故敢
獻書以聞

律詩

送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

劉禹錫

昔年內署振雄辭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錄衮衣詩
華昌却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乙池想到金門侍稱籍一時驚喜見風儀

○戶部郎中

歷代公華 周官司徒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漢尚書郎一人主力

口懇田吳張温為戶曹郎魏有左民部曹有農部郎中又為左人右人
後又為人部人曹皆戶部也晉兼置右民郎曹康晉及宋齊唯有民部
曹索陳為左戶曹郎後魏為左戶曹郎北齊有左民郎曹隋初民部郎
曹置侍郎二人煬帝除侍字改民部郎曹為郎中高宗改為戶部龍朔
為司元大夫後復改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
優復媼婚繼嗣之事以男女之黃小中丁老為帳籍以求業口分園宅
均其土田以租庸調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以為尚書侍郎之貳
其後以諸行郎官判錢穀而戶部度支郎官失其職宋元豐改官制罷
三司歸戶部左右曹而三司之名始泯矣舊三司使即尚書副使即侍
郎權發遣副使即權侍郎三司判官推官及判子司官即官中員外郎
之任元仍唐宋舊置戶部郎中二人

群書要語 地官為郎杜牧行韓退之制郎官皆為清秩杜牧行韓實制復

以人曹即佐掌邦計元微之行高允恭制參我地官之屬首於時俊之科

類要

詩句 貞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唐趙謙光自大
理正遷戶部郎中而貞外郎賀涉戲詠云

古今事蹟

家號郎官

唐韋維為郎嘗時柳于庭及憲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歛容自叔謙後至郎
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世上儒學

宋淳化中戶部郎中張郁父正仕至戶部郎中世尚儒學號書樓張家編

戶部二妙

韋維字文紀為戶部郎中善裁剖時貞外郎宋之問善詩故稱戶部二妙
詩話

貞元十子

唐盧倫為戶部郎中有詩名於貞元中與李端司空曙曙徒名為十才子
形於圖畫以美其名同上

儒術風采

唐武儒術遷戶部郎論事有風采本傳

王質方雅

唐王質為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劉禹錫為神道碑

斷叔姪爭嫡

隋高構轉民部郎中時有叔姪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之議不決構斷
而合理上以為能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中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之古人
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
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隋書

論宰相頌度支

唐武儒術遷戶部郎時皇甫鎛以宰相頌度支剥下益上儒術上疏論列
氣象高雅論事有風采唐書

古今事蹟

雜著

戶部郎官廳壁記

施温舒

國家分置六部各統其屬屬之所治各有攸司戶部之屬五其所治之事若民訟若賦役若供餽給賜若貨財出納若倉廩委積雖各掌其一而書判之冗會計之勞符檄之多憂責畧等也中興以來五十年間凡同舍郎更代之姓名遷授之歲月漫不可攷淳熙五年今樞密同舍曰事求全則難成從簡得二石為題名未就而遷御史既登西府諉同舍曰事求全則難成從簡則易就繇紹興至隆興遠矣典籍雖存非一朝所能討訂也姑舉闕典至若首隆興之元而序次之其所未備則後之博雅君子攷諸國史而詳焉必有任其責者同舍皆曰然於是乎刻之淳熙八年十二月記

○戶部員外郎

歷代公華周官司徒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之任後周依焉隋開皇置民部員外郎煬帝改民曹承務郎唐改民部員外郎貞觀明慶成亨龍朔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為貢賦之差分十道以總之宋尚書諸司

即中正七品仍唐宋舊制置戶部員外郎三人

群書要語

戶部員外郎掌戶口賦役貢賦蠲免優復媼婚繼嗣之事唐百

官志為尚書侍郎之貳同上

古今事貫

歸帳隨時設金爐任意薰唯慙員外置不應列星文趙謙光酌贊詩

泣事有聲

唐狄仁傑薦于光明為員外郎泣事有聲唐書

奏議第一

唐裴向累為樞陽渭南令奏議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同上

賞其清俊

唐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列棘以備交通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答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樹棘時賞其清俊

異其進獻

唐張濬累轉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通關軸濬托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
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逾年供須衛軍不得食濬陰令李康獻糗餌數
百勞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操心至此康對曰臣為塵
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指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

古今事考

送白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西歸

白居易

千里歸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馬翩翩行衝赤日加餐飯上到青雲穩着鞭

戶部分掌

金科

○舊金部

歷代沿革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
財帛委輸蓋金部之任也 唐龍朔中為司珍大夫咸亨後天寶改司金郎中至德復舊建中
侍郎 龍朔中為司珍大夫咸亨後天寶改司金郎中至德復舊建中
初罷劉晏監鐵等使天下錢穀委金部倉部中書門下揀兩司郎官准
格式調掌尋復置使 宋金部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庫藏出

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皆歸於三司而權衡度量之制主於太府寺本
丁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即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初除晁端彥參掌
給納天下之泉幣計其歲所輸數歸於應受之府藏以待邦國之用而
鈎考平准市舶權易商稅香茶鹽礬之數以周知其登耗凡造升斗尺
秤皆以法頒其禁令若事應諮決擬書者視度支分案七左藏右藏錢
帛權易請給掌法知雜案 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金科

詳書要語 大寶曰位夏陳納貢之書聚人曰財漢有藏錢之府莫不取之
以道用之以時不役人以奉身不遣人以供國自鹿臺重賦東夏為墟鴻
都賣官西園成市 張鷟集 財用金谷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
司珍之任實典治焉 南豐晁端彥制 即吏文昌之高選司珍民部之劇曹
曲阜陳絜制 司金劇部命汝典之 孫升制 職金之任 初察張輔之制

古今事考

主財帛輪委

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財帛委輸蓋金部郎曹之任也 職材

掌庫藏出納

唐金部郎中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六典

盧自無愧

隋盧昌衡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金部郎孝徵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隋書

蕭有父風

蕭頴士字茂挺終於揚州功曹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任並唐書

對友治道

宋王師愈召除金部郎官數召對言事上孝宗時賜書曰比聞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尚有可裨政躰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在廷之臣莫得望焉

不督虛籍

王師愈為金部郎戶部尚書楊傑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躰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

倉科

舊倉部

歷代沿革

地官有廩人下大夫為倉人司祿之長掌九穀之數調賜蠲

食以知足否蓋倉部之任也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倉部郎中梁陳

為侍郎並以度支願倉部後周地官府有司倉下大夫一人隋置倉部

侍郎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領之唐因隋曰倉部郎龍朔二年改司

更大夫天寶中為司儲宋倉部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官充凡倉更受

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皆歸三司而別置提點倉場官以督察本司初

除韓正彥建炎三年詞罷司農寺本寺諸倉場事務隸倉部紹興三年

復舊宋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倉科

群書要語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

國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
以待邦用周禮出納必愜有司之常貳上下之價則茫昧者受蔽雜苦良
之貨則豪右者受贏惟一惟公乃罔不同惟平惟實乃罔不吉元微之行
范季陸制歲漕東南粟六百萬石以實中都茲用命汝以廩人之職惟當
於會計則無曠爾官曲阜除王宗望制倉廩賦入之政祿廩調助之法臺
即典領列於右曹南豐除韓正彥制

古今事實

君部無言

唐畢緘為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鄙倉駕二部居之者不悅緘授之恬
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迂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為屬不附

孟簡為倉部員外郎王叔文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疑然不附
並唐書

掌出納事

唐倉部郎中掌天儲庫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六典

掌給受事

宋倉部參掌國之倉場儲積及其給受之事列案有六倉場上供給納糶
米掌法知雜神宗正史職官制

晉人文集

律詩

送戶部蕭員外

韋應物

樸破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隨鴛鴦朝天去遙想蓬萊臺閣重

內度科

外度科

○舊度支

歷代公案

漢有度支侍郎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度支郎中梁陳隋為

侍郎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尚書始民部領之唐因焉龍朔二
年改為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故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
約之宜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宋度支判司事一人列六案度支
案發運案支供案賞賜案掌法案知雜案以無職事朝官充凡朝度之

政皆歸三司本司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即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初除陳向參掌計度天下之經費以貢賦租稅之人而為之出小事則擬畫大事則諮其長元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內外度科

讀書要語

鳴鶴登朝含雞伏省轉筋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間播美

張蒼之善筭國用詎肯留情馮勒之攷計軍儲曾何介意年支國賦為政

之嘉猷歲計軍儲邦家之要務位參計會職縮度支唐張鷟集支度要

印胡文恭行盧成制財物多寡之數物生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貳為重

南豐除陳何制度支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

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六典

古今事實

自職度支

狄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部常闕人求之未得乃自職之唐職林

始有副知

蘇弁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有副知之名自蘇弁

始也六典

奏數千言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奏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令杜正倫

齊本與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唐書

判出入案

唐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

奏理奪田

張仲方少朗秀父友高郵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後為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入為度支郎中

初求杜若

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即以謝朓詩云芳洲采杜若乃責坊州貢之

當時以為笑筆談

元理善筭

曹元理善筭四筋知二國之粟不差升斗也西京雜記

兼領三曹

宋徐宗說在度支會右曹金部皆闕官因令兼領三曹金谷纖悉之地而宗說素有心計於天下經費出入盈縮之數莫不通知老吏為之斂手中

吳系年尉

古今又集

雜著

論度支疏

權德輿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首上疏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效輳輻無遺蓋就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魏而劣於滕薛敗於粟邑而理於潁陽誠才各有所極也伏見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齡早以文孝累居官次固而似守刻而少通徒有專勤之心且非適時之器往者貳大農之卿長司大倉之出納號為稱職蓋有恒規陛下志於獎勸切於賞善權委邦賦冀有成績且度支所務至重量入為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生類使

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係元元苟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延齡受任已近半載群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輕重固與守之之才不固邊儲經費之功懋遷移用之法貴無留事以酌乎中簿領簡書周行郡國失於毫釐利病相萬一物未理所軫皇情而延齡切於感恩昧於量功思有以效強所不通則有枉尺直尋之心多方自固之計吏伺其隙人售其奸因緣蒙蔽觸類滋長致遠恐泥學製實傷異時甚敗罪之何補伏科聖意久未正授延齡職名似觀其能否以為進退官司問里衆口一心評議諛譁所不可遏伏望與一二宰臣時有裁議或詔問度支即官使得以事實條對苟言者繆妄蓋有以辨之或才實未稱恐難久處儻擇能代命以他官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理之意下遂陳力之宜則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陛下諫諍之官常服師訓緘默自負無以為容阮嗣宗口不言人之短臣心常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豈敢顧身耳有所聞心有所見義在無隱以奉聖明言而獲戾臣之死所不勝愚瞽惛效之至伏惟陛下裁擇

戶部分掌

糧草料

轉運天下糧草急闕規畫等事

○舊屬糧料院

歷代公革 宋仍舊制以三司大將軍為都糧料使自開寶六年以著作佐郎陸光範充改用京官自此始太平興國五年分諸司馬軍步軍為三院八年以馬軍步軍合為一院雍熙四年命供奉官陳處晦勾當諸司糧料供奉官曾祚勾當馬步軍糧料自後復分馬步軍為兩院或以諸司使副分主之端拱二年復以京朝官主之元豐末以馬步軍與諸司為二院隸太府來掌以法式頒廩祿凡文武百官諸司諸軍奉料以勝準給中興以來行在有諸軍諸司糧料院鎮江建康有分差諸軍糧料院鄴州有分差戶部糧料院四川總所有分差戶部魚閑糧料院分差利州戶部糧料院六院官例以京官知縣有政績者為之故恩疏數畧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紹興間胡汝明以料院除監察御史遂遷副端乾道復相繼入臺者有宋敦書等數人而六院彌重號為察官儲矣紹興間復入雜壓淳熙間削去近歲復舉班在五寺簿下大學博士上元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糧草料

雜書要語

官正均其稍食又云月終則會其稍食周禮

古今事實

躬自檢校

宋汪大猷字仲嘉幹辦行在糧料院文書盈几日不給視公間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嘆謂未有也或言權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委公躬自檢校得其實以對樓攻魏集

除大常簿

宋林正惠公大中字和叔幹辦諸司糧料院求外補同擬者四人孝宗指公與計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太掌寺簿同上

戶部分掌

審計料

審計天下見在錢帛可支年月

○舊屬審計院

歷代公革

宋以三司使總邦計司名有院以乘中外泉穀出入之政蓋會

計之府也然繁牘叢委典者不能徧察而奸容焉淳化三年始用戶部使樊知古奏剔其冗籍復別為院置官領之以聽稍食之要貳置院之初特掌騎兵徒兵給受之數猶未及諸司也元豐三年合步騎兩院為

一遂以其一主諸司自宮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史凡賦祿者以式法審其名數而稽其辭名者唯郊賜給已乃審祿有疑予則詔以法凡四方之計籍上于大農則逆其會凡有司議調度會賦出則詠焉設員二曰左右聽分案六史八人舊為諸軍諸司專勾司建炎元年改諸軍諸司審計官元戶部令史分掌名頭有審計科

古今事實

以為關鍵

宋紹興五年臣寮言臣切惟國家之賦祿以糧審為關鍵糧審之勘給以法令為承式中興會要

不交權要

宋辛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未嘗登權要門叅知政事孟庾被詔薦其才遂召對是日除駕部員外郎胡澹庵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審計院廳壁記

吳博古

審計非古官也而原於古古者凡官府皆有要會而財用稍食之會尤詳國初以三司使總邦計司各有院以乘中外泉穀出入之政蓋會計之府也然案牘叢委典者不能徧察而姦容焉淳化三年始用戶部使樊知古奏別其冗籍復別為院置官顯領之以聽稍食之要貳置院之初特掌騎兵徒兵給受之數猶未及諸司也元豐三年合步騎兩院為一遂以其一主諸司上自宮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史凡賦祿者以式法審其名數而稽其辭名者唯效賜給已乃審祿有疑予則詔以法凡四方之計籍上于大農則逆其會凡有司議調度會賦出則詠焉設員二曰左右聽分案六史八人然夷考縣官祿賜之費月長歲滋如江河下流愈遠愈闊其浸淫未易隄障也自至道末歲給中都官吏不過十數萬紙熙寧年四萬今又倍之百司吏祿又靡耗特甚蓋居兵費四之一豈據勝涉筆者曾無掇於經費一端本溢源不在有司歟然糧審為大農閔細倘據會要而觀則倖穿必有蹊蠹藏必有穴損益本末蓋可觀已院故無記前人名氏不傳三山

林君浚建安周君擘斷自南渡緒次官簿鏡之石亦不苟於其職矣故為書職掌大畧於其端以諗來者院舊曰專勾中興避御嫌名更今名云淳熙十四年九月既望日記

審計院題名記

吳博古

秋九月諸司審計司作題名屬余為之記江陰呂君棊廬陵孫君逢吉造余曰兩院皆君昔所涖寧獨遺其一也敢繼以請余觀舊事自淳化綿蕪之始以三班掌事後稍更用京朝官中興選任尤寵善職者徑登即省將使指近北非試邑有聞者不在選中臺有缺屬於焉是擇士脫州縣登朝於焉問津其輕重視昔何如而官是者昧焉不見姓名於後寧非缺歟諸君蒐補闕遺而余陳朽亦牽聯得書寧非幸歟顧併征余文將為兩院重效幸也寧非辱歟余曩嘗閱軍簿會兵費竊喟然嘆曰本邦維財蠹財維兵觀本與蠹相盛衰蓋即是焉觀之試挈一歲審放之最錢以緡計糧以斛計帛以疋計續以兩計者百二十有四億僅足以贍中都之兵列戍三垂者不預焉秦漢以來雖或連兵曠歲費不儼此今橐弓柔遠期與天下

休養而無涯之費如故民力安得不屈耶惟九重儉慈不以一毫妨經費曰民與兵是恤是圖是以民無怨咨曰縣官所以征取於我者凡以衛我也兵無缺望曰縣官所以衣食於我者極此固不薄於我也然欲使兵絕虛籍圖不徒費士得全廩節以不飢則任職者可不閔民力之不易念官賦之難支悉意審覈以佐公家之萬一乎公革本末大畧與諸司同不復言姑以所嘗更者書以為後遺淳熙十四年十月四日記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集

知建陽縣事南海 鄒可張 訂刻

六曹部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周之春官也。**禮**成帝置尚書四人其四曰客曹王外

國夷狄事光武分六曹吏部曹兼掌選舉齋祀事皆禮部也。**禮**尚書有

祠部曹。**東晉**置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

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稱儀曹尚書。**後周**依周官置春官大宗伯

卿為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改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復光宅為春官

尚書神龍復舊。**宋**元豐正名始除尚書闕元祐六年以梁壽為禮部尚

書。**元**仍唐宋舊置禮部掌凡禮樂祠祭燕享貢舉釋道四方使客諸蕃

進貢犒設帳設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辭書要語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周禮**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書周官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典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同上夏父弗忌為宗伯左傳宗伯秩禮是為大僚李絳制春曹尚書元稹行王播制禮臣不佞燕許公碑春官古卿是用授汝南豐擬制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位晏公類要宜在南宮之列歲表類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夷分勅六卿成王任於彤伯建茲歲首寔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張鷟集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任今禮部尚書蓋其任也南豐擬制正禮闈以充負眷惟千古之儀文宜付一人之雋彥故從劇部移宜清曹歲表記光明畫省務總要樞建禮仙門職惟喉舌張錫制典禮之於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於省戶其選則高同上五星懸暉差池紫宮之典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門蕭子範表

送王訓事

古今事實

管攝二曹

後魏孝文征馬圈留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管攝二曹北史

授卿二職

唐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故授卿以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報卿直言

陳叔達初建成元吉疾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時拜禮部尚書勞之曰武德間公有直言故以報卿

召入決事

唐宗朝薛稷為禮部尚書以羽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群臣

策得鼎卦

李綱字文紀初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人曰君當為卿輔待易乃如
志至唐終禮部尚書唐書

藝如襪線

偽蜀韓昭仕為禮部尚書琴棋書射法悉皆涉獵李台較曰韓八座仕
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北夢瑣言

汚善禮經

唐崔沔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卒贈禮
部尚書

稷義配饗

宋豐稷為禮部尚書哲宗升祔議功臣配饗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
或者謂二人得罪於哲宗廟或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
王配享中宗豈非得罪於中宗者哉通畧

言高麗市書

高麗貢使請買書籍朝廷以故事盡許之禮部尚書蘇軾言漢東王求諸

子太史公書猶不許今可與乎詔曾經買者許依例同上

却西蕃貢馬

宋元祐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
却走馬正使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蘇東坡三馬贊序

古今文集

雜著

禮部長貳壁記

洪邁

起建炎丁未至今三十四年凡禮部侍郎尚書名氏可見者毋慮五十有
八人其在事歲月若除舊拜新雜出於掌故省臆或脫不具然大畧左是
矣自元豐定官制歸天下萬務於文昌曹分賦職頗採用周官唐六典尚
書品第二侍郎品第三皆法從屬車間朝廷所以尊榮之甚寵由是得政
者鴈行立然要為具員更朝日而坐出曹弊治不過操牘視成振之以章
程梃之以挈比思慮索於几案此其勢不能得施置自便獨宗伯不其然
間平時繩墨要會疑亦王官之一守有日天子舉遺興禮大朝聘大慶賀

與天地宗廟典策秩享之事衆史贅聚閣筆詞不占措乃雍容風議斟酌
固實拔之古可驗揆之今可行者繫吾啓為之非特規守成法視故府鍾
鼓玉帛周章有司之後而已則上所選置正用第一品亦其理宜中興之
宰十四而以是進者六故相國義陽公清河公江寧公吳興公今相國縉
雲公弋陽公礪礪落落如乘蒼龍騎北斗淵耀下飾燁然一時固宜登載
表暴使後之君子有所瞻仰新安金公乃命卽吏謹具年次書諸石紹興
三十年九月初一日記

辭免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臣竊惟掌禮代言班高選遶國初陶穀雖嘗兼頌然
宗伯猶是階官未率屬也元祐中獨蘇軾文章學問稱此兩職然亦先後
迭居不聞並命自紹興至于乾道沈與求孫近胡交修楊椿汪應辰俱是
六卿祗帶兼權學士有以見名器之重不輕畀附如此今臣至愚極陋無
一可取積繇遭遇徧歷清華懷感恩之意而口不能宣兼報國之誠而力
不能逮前此奏對每及祖宗時居內制者大率久任則臣拳拳之志粗亦
可推第緣宿恙侵凌未免僥求閑散陛下海涵天覆已極隆寬乃復過有
褒遷超視二品直兼翰苑度越前規寵厚而愈加位高而益進方聖主大
開公路照臨百官何乃眷私小臣獨用其至此臣所以既懷蒲盈之懼又
慮仰玷聖明瀝懇願天殆不容已伏望睿慈鑒臣悃悃非敢禮辭特頒詔
旨亟寢成命清資異數留待奇才朕安危衷迄荷保全之賜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尚玷續綸之直當聖
主謹持於公器獨愚臣常愧於私人中謝臣竊考自古豪英之才旋觀當
今文學之士或抑厭草茅之下或陸沉州縣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
無路想玉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况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
邁清光衣被服成歲叨微數何匪負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
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為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
躋攀之念而自親逢聖作首奉詔除簡知特厚於衆臣獎擢徧更於華貫
官益崇而效寡祿愈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忽拜便蕃之命疊加

優異之恩帥屬春官光貳卿之舊次摛文禁苑忝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
章身飾繡鞵而驚駿正使實兼數器尚虞稱塞之難矧伊初之寸長何意
超踰之甚周章流列俯仰懷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叶舜華志恢禹迹
明明在下維洞照於群情浩浩其天每包涵於萬類寧稍捐於爵秩恐或
棄於菲葑遂致凡才亦躋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令文章期
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晞鄭國之賢荷違素殫豈疇洪造

○禮部侍郎

隋煬帝初置禮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中為司禮少常伯咸亨復
舊掌策試貢舉及齋祀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功員外郎典貢舉開
元中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功位輕不足以臨多士次年遂
以禮部侍郎掌焉**宋**元豐正名除戶部侍郎謝景溫為禮部侍郎自此
始正除尚書闕**元**仍唐宋舊置禮部侍郎

禮部侍郎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周禮禮部侍郎周之春官小宗伯
也六典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貢士職類唐制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

使考文以第俊秀白集韋貫之制擢以公望貳于秩宗豈惟神人之和兼
宰宰秀之目職類唐制秩亞春官南豐擬制稱秩元祀春官舊職宰秀與
兼國朝兼領非文儒碩茂裁鑿精實重于一時者不在此也職類禮闈儀
曹典郊祀之禮敵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公正者不足以
處之白佳授韋貫之禮侍

禮部侍郎望即到處竟風生鄭谷和禮部盧侍郎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陔雄
筆快千古見賢心靡他杜甫寄禮部賈侍郎

待即入相

常衮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著及
衮視事不浹旬果拜南都新書

學士加榮

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訖謁宰臣源侍中
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光輝雖然學士與待

即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孝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執儀蘊揚班之詞彩兼遊夏之文孝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愈也唐書

父子南省

崔挹子湜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有此事

兄弟禮部

崔氏兄弟六人邠即邠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曰邠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並唐書

重於宰相

為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弊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

選多公卿

唐賈餗為中書舍人後正拜禮部侍郎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

韋涉裁鑒

唐韋涉字殷卿為禮部侍郎於裁鑒尤長本傳

柳璟寬信

唐柳璟字德輝為禮部侍郎為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遊於門者他日皆顯於世

瑞柳試士

呂渭字君載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未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為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為題帝聞而嘉之唐書

梯墻決事

惠文太子薨詔禮部選掾章侍郎賀知章取捨非允為門蔭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以前登墻首出決事時人咸嗾之舊唐書

直言時政

宋劉正夫字德宗除禮部侍郎彗見詔求直言正夫條奏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歛戢干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鑒祖宗成憲謹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東都事畧

抗聲和議

宋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驚其言遂命出守中興繫年錄

不宜輕出

宋中丞張守謚文靖除禮部侍郎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至致事堂中諭以正人不宜輕去朝廷已乃受命中興繫年錄

當專任用

宋張魏公復除知興元府已登舟除禮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朕將有為正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意當專任用朱晦庵集

古今文集

雜著

謝轉禮部侍郎表

范文正

渙溼自天震惶無地循墻弗獲致寇是虞中謝伏念臣布素寒安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冀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為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宜名於秘殿復蒙幸於善藩天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謀最敢覲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震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踴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正服榮而為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而盡憂國愛民之心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

謝除禮部侍郎表

周必大

掌祕府之圖書又玷英游之列奉甘泉之筆彙驟汗法從之班恩厚踰涯感深次骨中謝臣聞知人繇乎堯哲分職著於周官明三德以有家所以

撫五振而疑庶績佐六卿而率屬所以倡九牧而阜兆民何畏巧言其惟
吉士如臣者以一介甚踈之跡荷兩朝特達之知槐市蓬山早塵華選烏
臺鷲掖浸陟要班洎中返於江湖亦旋歸於覲闕踰年于此片善莫聞心
踧踖以不安顏忸怩而罔措所期顯黜乃誤殊遷惟宗伯古之清曹惟貳
卿今之撫仕禮樂自天子出雒上稟於聖謨筮豆則有司存當俯求於故
實夫何鄙朴而許攝承夙夜直哉惟清莫遂夔龍之選文章煥焉可述更
慙乘馬之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古聰明御圖勤儉辨臣鄰之邪正昭
示抑揚閔風俗之墮偷力加勸沮知臣雖無可用之實察臣粗有不欺之
愚特假寵榮俾陪亞旅臣敢不益堅素手更厲丹心效守職之小忠詎塞
論思之責竭事君之大節或酬覆壽之仁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狀

真德秀

內史之除倏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幄之新榮兼詞林之舊直
此前代崇儒之典故謂寵光矧嗣皇訪落之初可輕畀付顧如某者自視
闕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踈分闈二年憂民一意瘁瘵
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無功徒致陰陽之寇精神耗憤形體支離頃屬
夏秋之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慮是慚詎意龍飛首領驛召甫登
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孝迺盛旦之親逢所願
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
前習記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備乏身而輒造清華之選仰祈敷奏
俯徇愚衷祿賦祠庭庶少瘳徇馬之疾心存帝闕終願輸蝼蟻之忠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真德秀

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驛召再三俾造邇臣之列職親地遂恩詎人微
中謝臣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
桐朝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声自息正氣勝而邪氣罔
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畢萃群賢正途既開治象可卜於
赫盛邁邁與先猷宜符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猷納之選伏念臣學雖
志道材弗踰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絃之始鼂罪
父直曾微華國之文螭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尚期

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隋義輪東出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
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躡於儀曹金華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
石室窺太史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懿
孝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
謂臣雖無適用之材知臣粗有不欺之節擢躋邇服許貢微忠臣敢不戒
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禮可以為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前陳竊效孟
軻之敬

律詩

寄王侍即放榜

劉禹錫

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名聲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禮部郎中

歷代公事周官大宗伯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魏晉宋齊梁陳後魏

北齊有殿中郎儀曹即殿中掌表疏儀曹掌吉凶禮制皆禮部郎中之
職也後周依周官禮部曹置侍郎一人煬帝改儀曹因之稱郎中

武德二年復為禮部龍朔二年改司禮大夫光宅神龍隨曹改復
豐正名初除劉蕡王子韶為之大朝會則上書奏藩國貢物凡慶賀
謝則郎中負外郎分撰表文建炎二年詔禮部郎官一員兼主客
唐宋舊置禮部郎中

儀曹之任實籍文雄郎吏之選必資特秀唐授禮部郎制張燈起草
南宮許公集賜筆禮闈進席天臺之屬張賈制裁書南閣常察制太微之

星即位甚近宗伯之屬禮為司清公是謝表俎豆之議著為典常牋奏之
文傳為口實秩清任重時儒所貴不次之用多此途出曲阜行上官均制

儀曹即邊參訂禮文兼職牋奏非富儒李未易處也同上掌佐尚書侍郎
率其儀制而辨其名數掌凡五禮之儀二百五十有一六典掌禮樂學校

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冊命祥瑞鋪設喪葬贈賻及宮人等通典注
惟此禮部公東坡也寒泉甃舊井滴此又羸瓶召還及脩綆山谷須

知百日掌絲綸禮部百日内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

真儀曹即

孔過為齊尚書儀曹即屢歲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過真所謂儀曹也南史齊書

解朝儀者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即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即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凝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梁書

南宮舍人

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唐職林又宋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摯王鞏聞見錄

名表即官

宋元豐官制禮部郎中謂之名表即官別有印曰名表即印石林燕語辭章自名

唐薛稷自嗣通為禮部郎中以辭章自名

論議無屈

唐李翱為禮部郎中性峭鯁論議無所屈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並唐書

奏議詳雅

唐王宏中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服其能韓愈撰墓碑

大儀專委

唐劉昫字士深博綜群書為儀曹即僕射徐勉以墓閣大儀專委昫焉

止加尊號

宋劉敞字原父天子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敞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儀表公說止之遂上疏章凡四天子得公奏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言行錄

撰賜衣表

舊大朝會等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

即官之職大觀以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即官不能得其意蔡京乃命
中書舍人雜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間參取首尾或摘其二二聯
次比成之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石林燕
語

古今文集

雜著

禮部即官廳壁記

洪邁

鈞之為即然二十四司冷熱劇易不得同日語中興時捐不急之官省即
員七以主客合於禮部號為兩曹而所掌猶不過牋削印瑞郊廟禮文與
士子科奉事日所程判其多不能以百天明省門開繇大丞相以下畢入
聽治吾同舍即南典選此理財文書鱗午吏四繞不少置獨儀曹之廷可
設翳罔子方理蠹簡呻咕畢作書生事業倦則偃一榻上遲食時矍起摩
睡眼以出卒食舒匕而行伺丞相上馬已即去至無毫毛可用以為勤以
曰長官者其官同祿之入又同而佚勞相絕顧如此類之不厚難矣哉廳
壁當有記以謹歲月識名氏今亡有也問諸掌故掌故不知蓋其官開其
吏緩閑與緩相遭苟其類靡非一日實然予訪老吏質太史越數月而後
頗得其梗槩乃探建炎以來至于今日自祖秀實始并書其幸甚云紹興
三十年七月八日記

禮部即官廳記

黃疇若

紹興三十年洪內翰邁昉作中興以來禮部即官廳壁記自建炎元祀六
月至開禧三年四月由祖秀實而下凡八十七人題字竟及跌後來無以
書今國子戴司業溪迺伐石以續而題其名於端屬余記歲月于上惟禮
部有儀曹即蓋古春官之屬魏齊及唐多選名士典領雖不治文書比他
曹為閑暇然極其至要則協禮樂以替宗伯治神人以和上下至於事筆
研於其間者亦必廉操俊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乃稱是豈細事思厥艱
大反不若綴橫計財甲乙論刑之為易也耳故廣前誌之未及冀方來之
知勉使牽聯詩書業履光大以對於前聞人顧不偉欤母徒指睡睫曰丞
相上馬去吾事畢矣開禧丁卯九月丙戌豫章黃某記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誥

王震

兩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享未伸今茲命爾為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律詩

鄭谷

寄同年禮部趙郎中
仙步徐七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樺飄紅燼移朝路蘭綬清香宿省時
彩筆煙霞供不足綸闈鴛鳳訝來遲
自怜孤宦誰相念禱祝空吟一首詩

寄禮部劉郎中

一別三年在上京仙垣終日選群英
除書每下皆先看唯有劉郎無姓名

○禮部員外郎

歷代公事 官大 宗伯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之任也 後周 依焉 隋開
皇六年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儀曹承務郎 唐 武德初改禮部員外郎
龍朔二年改司禮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 宋 諸司員外郎正
七品 仍唐宋舊置禮部員外郎

禮部要語 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員外郎之謂乎 白集行張元夫制

怒飛青宜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九焉 同上 禮部郎中員外郎凡講議

制度損益儀物則審覆有司所上之狀以次諮決而質於尚書省 宋 續會

詩句 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唐 田說 員外郎聽有大石諸

州府納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馬祥瑞亦員外郎所掌

古今事考

瑞錦窠

唐舊說員外郎為瑞錦窠 退朝錄

清廟器 以下係員外郎

唐李班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材乎除禮部員外郎

文章稱首

唐劉禹錫柳文序子厚以文章稱首入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又柳子厚文

章卓偉精緻 唐職林

撰定威服

唐韋叔夏授禮部員外郎則天將享明堂受制與當時大儒撰定儀注衆咸推服之唐書

少年超取

僕年二十三甚少年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柳宗元與蕭俛書

十年方轉

唐劉禹錫為禮部員外郎方與譯者從容段文昌入謁既去譯者謂禹錫曰員外須待十年之後此客入相方轉正曹即耳自是禹錫夙意連受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錄異記

名德為首

唐崔澹舉止秀峙謂王而冠者為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夫以流品相尚惟名德者為之首唐書

士林稱誦

宋汪大猷字仲嘉除禮部員外郎南宮各表一出士林稱誦之樓攻愧集

不許補館

唐許孟容德宗召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生孟容奉令式不許公主訴于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

不草虜牋

宋吳越晉陵人為禮部員外郎虜立張邦昌法當即草牋奏公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俸曰僕請為之由是獲免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疾篤於家中興系年錄汪藻撰墓誌

論明堂合祭呂東萊文集

宋王居正剛中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祀明堂公立議請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是撫州守臣言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却其圖勿內臺臣繼劾守奪其州

言海瀆祭典

宋李文簡公書正除禮部員外郎中興祭典未備兵鎮海濱先農先蠶風
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兩賜失節却國水災以此詔復舊

古今文集

律詩

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直省

鄭谷

錦帳名郎重錦科清宵寓直縱吟哦水含玉鏡春寒在粉傳仙闈月色多
視草即應歸屬望握蘭知道暫經過流鶯百轉和殘漏猶把芳樽藉露莎

禮部分掌

祠祭

燕享

山陵致祭

司天

醫卜

釋道

度牒

忌辰

廟諱

旌表

○舊祠部

歷代沿革

東晉而下逮於

北齊

皆有祠部即

後周

春官府有典祠中大夫

隋有祠部即唐改為郎中龍朔中改為司禮大夫後復故宋祠部判司
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祠祀享祭皆隸太常禮院而天文刻漏歸
於司天監本司但常祠祭晝日休暇今受諸州僧尼道士女官童行之
籍給剃度受戒文牒而已元豐改制郎中員外始實行本司事亦掌天

下典祀國忌廟諱凡本司所治之事月奏祠祭晝日及休暇今節即神

祠封爵號則覆太常所定以上尚書省應宮觀寺院僧道置籍書其名

額歲較醫官功過而賞罰之元無專曹官以今史分名頭掌之

禮部

祭以祀神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牒莫重焉

南豐趙令蘇制追

建禮之禮曹

明文恭贈曹旭制水廳素號無事

紹興呂本中制

又禮部

詔朝天去

陳後山送鄭祠部

仰承宗廟懷祗虔

晉祠部

其室中宴會

三世為郎

賀德基世傳禮李祖文發父淹至德基三世為祠部郎德基於禮記稱為

精明南史

二年在部

宋葉夢得字少蘊遷祠部員外郎召對上喜因問在祠部幾時對行及二
年上曰如是久乎朕即當不次擢卿後數日遂除起居郎

長編

召拜祠部

晉周捨博學允精義理善誦詩書吏部尚書范雲重其才器言之梁武帝召拜尚書祠部即禮儀損益多自捨出也

命涉典祠

宋富弼子紹庭除祠部員外制云惟爾先正相予祖宗爾少長義方習以成性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命汝陟焉以勸夫孝於親者往其欽哉東都事畧

呼為冰廳

祠部呼為冰廳去声言其清且冷也因話錄

不博都門

唐省中語後行祠也不博中行都門同上

言南北郊

魏徐邈為祠部上言南北郊及論明堂宗廟毀建言皆有證魏志

職太廟事

晉改立太廟摯虞為祠部即職其事職類

才應禮樂

晉許允之字之竒才應禮樂擢為祠部即同上

議有故實

後魏裴修兼祠部曹每有疑議撰斟酌咸有故實北史

不阿秦檜

宋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判尚書祠部時譯經僧法護遺表度十僧趙槩奏列子廟三年度道士襄皆執奏不行神宗實錄

論樂舞非古

宋胡寧文定之子迂祠部員外與秦檜議論不合時熺為樞密檜問兒子近除如何寧曰外議以公相必不褒蔡京之迹檜怒以言章罷紹興正論

姚察為尚書祠部侍郎

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得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交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

欲備樂付有司立儀以梁武為非特碩孝名儒咸希百察乃博引經籍獨
違群議據梁樂為是當時莫不慙服

引經論薦新

趙彥若迂祠部員外即先是宗廟薦新仲秋用麥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
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薦國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與祠部陸員外書

韓愈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府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
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迹接於門墻之間陸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
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
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
之事君子之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
敢一一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

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
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
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
第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
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
足焉喜之文章李西京而為也卒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
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
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
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強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
靜以敏者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群玉京兆之從子其文有
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才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
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時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
之賢而能業其業者群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者首薦而極論